

請把愛情當一回事

陳強華著

請把愛情當一回事

陳強華著

封面美術／內頁設計◎葛錫華◎寒絮

清門徵壽當一回事



目次

請把愛情當一回事

◎為愛草擬標語

●圓緣

盧佛寶

●三景

陳天賜

●慶祝

葛錦華

●洗它一整年的頭

●辣辣辣

●冬至隨想錄

●眷戀之書

——認識羅智成

●可不可以這樣寫？

●爲了準備忘記

——爲夏宇做筆記

●愛情筆記

●深陷

01

03

05

06

08

10

13

17

23

26

36

68

152 150 148 146 144 142 139 137 135 133 130 127 124 121 118 115 112 96

搜索
恨貓情意結
殺貓的方法
恨貓人的樂趣
恨貓俱樂部
貓的陰險
貓叫春
童年那隻貓
據說貓……
我是悶男
回家真好
金石堂
潮洲戲
午後讀信
日文
撒謊
傳奇
沙發

155

◎ 因爲眷愛緣故

爲愛草擬標語

1 當愛情像垃圾問題熾熱起來後，年輕有爲的市長在議會勇敢提出拯救的
法則；而獲得三分之二與會者的不具名投票通過，然後再展開大規模的（
推廣愛情）運動。

2 首先我們來草擬愛情標語，站在愛情有利的那一邊，像「我找到愛情了
」，「愛情勝利了」，「愛情，愛情勝過一切」。

3 把愛情標語印在傳單上、報紙上，然後貼滿所有的櫥窗、咖啡座、公共
汽車亭、燈柱、公園的長椅背、垃圾桶和整個城市。

4 爲愛情歡呼，我們來草擬標語，在我寬闊的衣服，你可以讀到：「愛情
踢了我一腳，我樂於這樣。」或者：「愛情，請踢我一腳。」

5 在你家的廁所裏，容許我貼這張標語：「請把愛情當一回事」。

6 在人來人往的行人道上，或八車道的高速道上，樹立我們的標語：「小
心駕駛愛情」、「愛情，不可超速」。

7 在年終超級市場的促銷會上，我看到忙碌的工人把標語明顯地貼在櫃台
、櫥窗裏。標籤在冷氣中飄揚，「買五罐愛情，附送一支牙刷」、「愛

情三條十元」、「愛情新產品」……在樓梯口掛着的「年終愛情大出血」布條，被風吹得「啪啦啪啦」响。

（攝於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九，大山脚）



圓緣

盧佛寶

其實是否和強華真的有緣，我不甚清楚。但起碼他一來到日新國中，就當上了我的班導師是件不爭的事實。

想起他剛上任時的一些點滴，禁不住的大笑起來。他那時已可算是馬華文壇上極有名的一位詩人了，但很慚愧的我並不曉得，幾番轉折后，才獲知。那時起，開始留意各刊物、報章文藝版，因此間接的，我對寫作的興趣也開始慢慢醞釀滋長了。這還算不上是期間最轟動的大事，當我獲知他是《激蕩工作坊》的創辦人之一時，那才是最震驚的，欲驚欲喜，因此漸漸地和他扯上關係，已不再受師生關係所局限了。

也許是心裡有點什麼的，他一上任就擺出一副極嚴肅的怪模樣，我們都屈服于他的「淫威」一下。殊不知才過了兩個星期多，他就原形畢露了，原來只不過是隻披了虎皮的小綿羊，笑聲漸漸地在嚴肅下散佈開來，但偶而他又會刻意的嚴肅一下。逐漸的，笑聲開始在校園各處散佈，成了學生圈中最受歡迎的老師，老師及職工的圈子中的「笑料工廠」。

而他的詩文如其人，並不刻意的去渲染發售他的偉大思想，對國家，對實事；只是寫些生活瑣事，看了有種很親切、很舒服的感覺，就如在看着自己的日常起居。當然，他也曾寫過不滿、抨擊現實的詩，但近年來已專注于反映生活的詩。

他時常說文學並不一定要負載着一些什麼偉大的使命，只要是讀的人能從中得到一些什麼的，那已足夠了，即使就只是那麼一點點的。

我很同意這種說法，因此很喜歡他的作品，尤其是《愛情筆記》，但很可惜的他不再繼續寫了。現在他要將《愛情筆記》聯同其他一些散文結集成書，真棒，天大的好消息。因此我一口氣寫成此文，替他打廣告。

這是一本我很喜歡的書，希望你們也喜歡，更希望它賣得，那麼我們的叢書就可以出版下去了。

三景

陳天賜

場景一：冰果屋

還小吧，那時我。初次見到這麼一個有份量的詩人，面紅耳赤得不敢說一句話。

· 場景二：強華家

後來，三番四次想要去他家見識他的書房，因為那時聽珥鈞說強華有什麼書、什麼書，因此害得我茶飯不思，日夜想念。

第一次進他的書房后，禁不住的想要大聲喊叫起來，一面的壁從余光中，竄弦到夏宇、林翠盛，我就像劉姥姥進入大觀園，真的是眼花撩亂。東東是什麼？什麼是西西？遠遠是方形的嗎？我不停地射出問題好讓他措手不及。

場景三：某快餐店

星期六的午后，與強華及友人閒談。讀到佛寶的稿〈十年后的我〉，那時我快要卅歲，卅歲后是個怎麼樣的局面呢？唯有像李宗盛歌里：成功的意義就是不斷的超越自己。

卅歲的強華，你說是不是呢？

慶祝

葛錦華

我們當時在十分冰果屋中工讀。外面天空很燦爛，街道上的車輛，仍然橫行迅速奔馳着。四周不太高的店屋圍着，一點點喧嘩囂嚷，在不設防的時間邊緣，竄流。

我立刻決定：我們是好朋友了。

當然，其他人也是一樣。

不久，我們站在街道中央，在一支很高的街燈下，高高地，高到天空里去。這個時候我向您傾訴我有個像宇宙般大大的願望及期待，一直燃燒着，燒着……。您沉默寡言，坐着，似乎明白什麼。）

冰果屋室內，照常用微型吊燈，曬出來的光度，依舊昏黯。您開始扮演行吟者，熟悉地把那本破詩卷拿出來讀，然後您假裝不在乎的，把詩卷拋在一邊，我們會效法您的行為。那夜，我們輪流朗誦，一直到天亮，您也在那里聆聽着。

我們都很好玩，喜歡隨意翻着書，把那些沒有連貫的字句，大聲喊出來，然後大聲笑起來。那種莫名的聲音，抑揚頓挫、節奏開始緩慢上揚；思想也有了極大的蛻變。一本本的好書，都被我們讀完了。

爲了讓我們有機會踏入文學殿堂，您不惜把我們組織起來，替每個人的作品畫眉及裝扮。打扮完畢，便毫不猶豫的把我們呈現出來。

這時候一九九一年初，魔鬼俱樂部成立了。

過後，我們努力地讀書、寫作，鼓動靈魂向前方的風景邁進、尋索。即使我們合起眼睛，黑暗的布幕將會出現您的笑臉、強頑的姿態，有點像犀牛，不，像獬豸。但有時是像野獸般的嚴肅，不近人情。

現在您有女兒了，剛滿一歲。生活也開始遷移到另一個階段了。我們不時都用一種我們近乎模糊的語言談着您的詩，幾乎沒有用到普通的字句，在對談一種下意識的神秘。

現在您出版第一本散文集——《請把愛情當一回事》。

那是一個非常美麗的盛典。就像您的生日、結婚日、女兒的誕生那樣，高興、輝煌。

在這裡，我們留下一些當初被您的驚人的精神插翅，鞭笞的軀體，化為一個意義和可解之外的意義——禮物。為序。

（稿于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四日）

洗它一整年的頭

Dear Blue 如晤...

若干年前，我們以酒、鹹菜及花生來迎接一個嶄新的年。喝了八大瓶的酒，唏哩嘩啦的大醉，然後大家紛紛睡去。獨留我一個人清醒著。衆人皆醉，唯我獨醒。

醒著，一陣孤獨感襲來。忽然有個念頭想去洗澡、洗頭。

「噯，噯，噯……」輕敲十二響的鐘聲，我揉著滿手的泡沫，哈！感覺是洗了一整年的頭。

朋友也說：「哈！你竟洗了一整年的頭」。

而時間真的消逝得令人感到驚訝。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讓人不知所措。

又是若干年前，這時刻我正忙著整理思緒，想寫一首詩，告訴你我的近況，理想和愛情。你一定會記得：

時間利用肢體搬運沉重的物體，我的思想在服役，匆匆征召入伍。疲憊的夜，聽見有人潛黑在基地外掘土築壕然後再填埋，揚長而去。

.....

你應該還喜歡聽歌，喜歡布魯斯、史賓汀、李宗盛和李壽全。前些時

候，無論那個集會或場合，都會聽到一羣人齊唱「明天會更好」。現在「明天會更好」的熱潮退了，據說某些沒有問題的合作社將解凍，我們的國家的經濟將在不久後復甦……還有還有……。

還有照例要在心中許些新年願望：譬如要在新的一年學習各種寫作方法，也要嘗試探討一些新的寫作方法，希望能儘量表現多種多樣的題材，堅持著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

你還記得那個我常向你提起的香港作家西西嗎？她在一星期日的早晨一中寫，看到影子是橙色的，便買了一個芒果吃。在我們華人的傳統裏，新年是大紅大紫的，當然啦，充滿著喜氣洋洋。你不喜歡俗氣的紅色。我也是。

如果我們在新年期間，看到的影子是橙色的，我們就買芒果吃。

如果我們看到影子是綠色的，我們就去洗頭。洗髮精是綠色的，我是說用香草做的那種，廣告說洗完就會有蝴蝶、蜜蜂及小松鼠圍繞過來的那種洗髮精。

想一想，洗它一整年的頭，是很過癮的。

這是一種純粹持續的心情，太久了，便會形成一種習慣。無以名之每個新舊年交替的那個晚上，我就會去洗頭，決定洗它一整年。

就這樣決定，我們約好今年終，在那個默契，最好的時刻，洗它一整年的頭，用綠色的洗髮精。

（稿於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卅一日，吉隆坡）

辣辣辣

我最大的嗜好就是吃，因此才「造就」今天這個模樣。但是在吃方面，却偏偏對辣的食品「情有獨鍾」。

我並不知道打從幾歲開始吃辣椒。記得小時候，特別喜歡吃媽媽煮的咖哩和三拜（Gambas）蝦米。每當聞到這些香味時，飢腸轆轆，添三碗飯後仍想吃，因此媽媽說只要煮辣的菜，就能解決我的三餐。

我想「辣」的最高層次，應該是吃烏辣椒（Chili Bunch）別瞧不起小小的指天椒，只有嚐過它的人才能知道此中滋味。我曾經和妹妹在飯桌上打賭一口吃一顆烏辣椒，我很清楚地記得當我把烏辣椒放入嘴中咀嚼時，辣得我欲昏過去，馬上放下碗筷奔入房間，躺在床上設陣。（類似牙痛時的情形。）

赴台唸書前，不知聽誰說在台灣找不到咖哩和辣椒。因此在我的行李箱中，除了衣服之外還帶了好大包的辣椒。到了台灣後，才發現四川和湖南人很會吃辣，如著名的四川菜宮保鷄丁，就是用辣椒乾和鷄丁炒成的。

普遍上的台灣人都不愛吃辣。我的「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初戀台灣情人」是因「辣椒」而告吹的。話說我們的第一次約會是在台灣大學對面的越南餐廳。越南菜素以辣著名。我因點太多辣的菜而嚇退了她。餐後我送她至車站。臨走前，她低着頭說：「我知道我自己很喜歡你內在美，譬如說寫得一手好詩，心地善良，背上進……可是，可是我不喜歡吃辣，我

覺得以後我們很難相處。」

唉，我的媽媽爲我的婚事而擔憂。她說：「看你：三餐不離辣椒和咖哩，看誰家的女兒會嫁給你？」

聽多媽媽的嘮叨，心裡也是夠煩的，數數自己的年歲，也有一大把了。唉，我有時會隨口應她：「只有印度妹才肯嫁給我囉！」

所以我要對印度同胞特別好些。以後可以輕易奪得印度妹的芳心，共偕連理，她每天可以煮咖哩給我吃，陪我吃，當然又生幾個愛吃咖哩的孩子，從此一家過着幸福美滿的生活。

（稿於一九八五年，吉隆坡）



冬至隨想錄

冬至隨想錄

1 一九八三年台北冬至

冬天似乎躡足而到，
一切都顯得靜悄悄的。
迷途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
遠方的爸爸已經歸家；
平心氣和地坐下吃湯圓。

一切都顯得靜悄悄的，
枯葉一片一片凋零。
沉睡的孩子還沒有甦醒，
失散的兄弟還沒有歸家；
渴望的湯圓還沒有煮熟。

枯葉一片一片凋零，
凜冽的冷風圍攏過來，
體弱的媽媽燉肉進補，
要健康要站得起來。

凜冽的冷風迅速盤據整塊盆地，
陰霾的天空還沒有明朗。
幸福的孩子圍在圓桌旁寒暄，
臨睡時有人發現說：冬天到了，
然後把窗關起。

陰霾的天空還沒有明朗，
漫漫黑暗裏看不清風景。
勇敢的孩子挺起胸膛，
把緊鎖的窗戶打開；
讓人感覺那是期待的心跳。

（稿於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廿二日台北）

2一九八六年大馬冬至前夕

詩人劉克襄的詩集《漂鳥的故鄉》，第28頁：「冬候鳥有兩個故鄉，一個是北方的繁殖地帶，另一處就是南方的避冬區。在北方時，牠們可以隨自己的意志去決定棲息的方法。當牠們抵臨避冬區時，却須面對一個截然不同的地域。爲了覓食生存，牠們勢必與當地的留鳥起衝突。在自然世界的生態環境裏，這種磨擦經過長久時間就會減低，達到一種成熟的平衡，維持整個環境的穩定。……」

下午從反官方機密法令的和平糾察隊伍中歸來。想到不久前寫的詩：「或許我們年老時，躲在人羣後吶喊抗議……」心中一笑。真的，那種感覺是那麼難忘。

跟我們一樣的開發中國家情愫的知識份子，他們現在忙些甚麼呢？還堅持最後的浪漫寫詩或革命嗎？追嚼棉花糖似的錄影連續劇？我們並不知道。

近日友人說寫好一首有關「機密」的詩。詩中沒有半個文字，只有問號、破折號還有感歎號。標點符號，可以拼湊成那麼觸目驚心的詩。生活讓人感到窒息，竟沉悶如斯。經濟不景，外來移民，種族兩極，華文報關閉，還有一母語「問題」……這一連串，一連串如潮湧來。

我的詩自然與此有關。再過幾天就是冬至了。冬天到了，照例吃湯圓

吧！再過幾天，那些候鳥就要到南方我們這個方向飛來。爲了覓食生存，牠們必須不停地飛行，爲天際中的逗引而前進。冬至了，說得淺白些，我是怕你不懂，懂得華文方塊字的人不是在逐漸減少嗎？冬至，冬天到了。對啊，冬天到了，春天還會遠嗎？

3 斷翅的候鳥

相對於南飛的候鳥，我們是斷翅的，不善於飛行的。冬至吃湯圓，再吃些咖哩甚麼的。

（稿於一九八六年六月，吉隆坡）

眷戀之書



眷戀之書

——認識羅智成

知道羅智成是在大學一年級的時候。那時候我參加學校的「長廊詩社」。一是由陳家帶、黃維君等人創立的。「長廊詩社」是繼王潤華、林綠等人在台灣政大創立「星座詩社」後的另一個新詩社，創立時期余光中還在政大當主任。在社長王廣仁的推荐下，我開始讀羅智成的詩作。一讀之下就被其獨特的美感、神秘的個人經驗及哲思玄想深深所吸引。三魂七魄都被其擷去，是一場美麗的迷失。

結果就「不擇手段」地收括其所有著作，計劃作更深入的研究與欣賞。這「不擇手段」包括到台北各大書店，或詩友處找尋，然後收購。他的著作包括其高中時期出版的《書冊》，大學時代出版的《光之書》及畢業後在中國時報「人間版」當美術編輯時出版的《傾斜之書》。第一本已成絕版書，記憶中摯友黃英俊曾擁有一本，後來輾轉借人而遺失了（所以我鍾意的書，都不喜歡借給別人。別怪我自私。）其餘兩本都有找到。我收集的包括其沒有收在這三本詩集中的一些插畫，散文及詩作。

羅智成在高中時代，（他唸的是台北師大附中）就創立自己無中生有的「鬼雨書院」，成為創始人，也是惟一的成員。他善於思考，也就於幻

想。羅以鬼雨書院開拓他絕對的自我意識。他和友人談詩，目的是要聽者信仰他的福音，皈依他獨創的詩之神學。他大學的好朋友有楊澤、苦茶，這些人都是和他一同創建「台大詩社」。而這些大學詩社如台大、政大「長廊」等的創始人大部份後來都成為台灣八十年代重要的新生代詩人！這些生力軍包括羅智成、楊澤、陳家帶、向陽、苦茶、陳黎……余光中也曾說向陽、羅智成、苦茶、陳家帶及陳黎，再給他們一些時日，一定能成為台灣重要的詩人。

題目別緻

讀羅智成的詩，第一個被吸引的是別緻的題目。例如「*On the white dream*」、「我們未來的酒坊的廣告牌」、「麻雀打斷聆聽」、「潮販」、「風象」……不勝枚舉。

這種題目別出心裁，具有吸引力。詩人在擬定這些詩題目的時候，到底想在題目上提供一個什麼樣的訊息呢？

羅智成在早期時，是傾向於為藝術而藝術，將詩當作精緻的藝術品，不是把它當工具看待，而是當雕刻，或甚至當作寶石鑲嵌。寶石代表甚麼呢？也許有人會這樣詢問。寶石美麗耐看，人會把它保存着。（這不就是類似詩的功用嗎？）在一次長廊詩社和羅智成的訪談中，羅智成這樣對其題目解釋。

所以羅智成取題目時，是找寶石的佩件，不是用來提綱契領。其實羅智成的每一詩的真正想法，都留在最後的空白裡頭，題目只是把讀者帶到那種氣氛和感覺裡頭去，著一樣東西，可是不直接採用文字把後面的想法說出來。

在《光之書》中，我們可以感覺羅智成的靈思充沛，詩中的意象繁複閃現，予人目不暇給，這或許是他自認的意象時期。詩中靠著意象不斷出現，好像許多透明的佈景不斷出現，造成一種特別的氣氛，我們讀後，很難講出甚麼，祇是可以感覺出我們的情緒中好像有過類似的經驗，舉個例子如「黃昏課」：

她遞給我一束花說

「我從墓園回來」

啊那幽邃的墓園

墓碑在花海裡永恆地航行

這是羅智成一直喜歡在詩中做的嘗試。這或許可以稱之為美感經驗的呈現。

羅智成認為詩人是島嶼的發現者。在《光之書》的序文中有一段文字：「在詩作的國度裡，我適合做個島嶼的發現者，不是佔領或經營的人，我了解自己比那些排斥浪漫和溫和的人更不易耽於情感。」

「所以在他的作品中，他不停去發現，《意象不停地呈現》，然後趕快想讓人明白他的發現，試圖拓展他人的意識領域。」

晦澀難懂

羅智成的詩一直令人感覺晦澀難懂。晦澀難懂並不是壞詩或偽詩，這

其中也有非常好的作品。羅智成的詩嚴謹存在是有其理由的。他曾在一場座談會裡提出藝術創作時「靈魂的特異化」觀念。這個觀念對進入其詩中殿堂有很大的協助。

羅智成所謂藝術創作時「靈魂的特異化」，認為每個人從小到大，從原始到現代，情緒有分化的狀況，如嬰兒最早期有苦惱的情緒，但因為本身的表達方式有限，只好以哭的方式表達，嬰兒慢慢長大了，情緒也跟着慢慢分化，表達方式也愈來愈多。

現代詩的例子也一樣，開始寫現代詩時，句子及技巧的應用比較簡單，表達的東西也十分表面化及概念化。當我們熟悉技巧，文字的駕馭與感情能互相管制調和時，我們再也不會以概念化的詞彙如「快樂」、「喜悅」來表達一些特殊的感覺了。

當我們有某些特殊感覺時，將會應用更多、更精細的詞彙來表達。那些本已概念化的文字，創作者要減低其概念化，普遍化到最低的程度，呈現當時的感覺，並面對分析和掌握它。否則那些概念化文字「快樂」、「喜悅」，讀者看來都是平凡的、粗糙的，不是創作者真正的感覺。所以要讀者達到創作者當時的心理狀況，文字是一定要精確，也就是達到靈魂的特異化，情緒的分化，文明的複雜化，意識的深刻化。

這一「靈魂特異化」的觀念，對進入羅智成的詩中有很大的協助。

留美時期

羅智成現在美國繼續其學業。因此他的作品，尤其是詩作更是相對的減少。偶爾我們可以在台灣報章雜誌上讀到他的散文「夢的塔書簡」，題目是以他大學附近，陌生地 Zephyrus 地區的一個大湖為名。今年初在台灣出了兩本翻譯攝影集，一本是《西風殘照古中國》，（另一本忘了？手頭上沒有資料，知道這兩本書都是時報出版社出版的）。

不知道羅智成甚麼時候修完學業？

不知道羅智成甚麼時候出版其第四本詩集？

執筆至此，又想起我大學時期，曾經和我一起眷戀羅智成詩畫的王廣仁、林靜秋、鍾明芳、張淑儀……我相信大家還是一直執意地喜歡羅智成的詩畫，年輕時眷戀的東西，總是那麼深刻，固執……。

（稿於一九八六年八月，吉隆坡）

可 不 可 以 這 樣 寫



可不可以這樣寫？

你應該知甚麼是「單位量詞」。

我們計算某一種東西，常常提到計算的數量。在數量的後面緊跟著一個「詞」。這就叫做「單位量詞」。這個量詞和所提到的東西配合好。比如說：一棵大樹。單位量是「棵」，「一棵」是計算「大樹」的。如果說成「一隻大樹」，「一朵大樹」，「一粒大樹」等，照常理來說都不合適的，讓人聽了，會開笑話的。

其實在詩的國度裏，並沒有太嚴格的规定使用「單位量詞」。因此，我們有時可以讀到「一朵微笑」，「一盞太陽」……諸如此類的，所謂「錯誤」的使用「單位量詞」。最好的例子，就是香港詩人西西寫的：「可不可以說」。

「可不可以說／一枚白菜／一塊雞蛋／一隻蔥／一個胡椒粉？／可不可以說／一架飛鳥／一管椰子樹／一頂太陽／一斗笠驟雨／可不可以說／一株檸檬茶／一隻大力水手／一噸雪糕被打／一畝阿華田？／可不可以說／一朵雨傘／一束雪花／一瓶銀河／一葫蘆宇宙？／可不可以說／一位媽媽／一名甲由／一家豬欄／一窩英雄？／可不可以說／一頭訓導主任／一隻七省巡按／一匹將軍／一尾皇帝？／可不可以說／龍眼吉祥／龍鬚糖萬歲萬萬歲？」

不厭其煩的抄完這首詩，你讀完後是否覺得這是一首很有趣的詩？可不可以這樣寫？

可以，當然可以。西西所寫的「可不可以說」，的確是首很有趣很別緻的詩。西西不但開拓我們閉塞的想像力，而且還給我們一個思考上的啓示：我們可不可以摧毀固定的想法，建立更多可能的事實。可不可以說，一噸雪糕梳打？當然可以，如果我是愛吃雪糕的小孩，我會渴望吃一噸的雪糕梳打。

手頭上有一首台灣詩人管管寫的「荷」，也是可作爲說明的。

「那裏曾經是一湖一湖的泥土」

「你是指這一地一地的荷花」

「現在又是一間一間的沼澤了」

「你是指這一池一池的樓房」

「是一池一池的樓房嗎？」

「不，却是一屋一屋的荷花了」

這首詩是管管把各種事物作非邏輯性的組合而能在其間產生一種新的美學關係，這也是詩中禪機表達方法之一。

介紹這樣的詩，希望能開拓你的想像力。這樣的讀詩筆記，寫來凌亂，也十分個人。有創造性的詩，永遠是我喜歡讀的。有創造性，就是在固定或陳舊的事物中，實驗開拓新意義。這樣的詩，往往會給我們帶來驚喜

，讀這樣的詩最過癮。現在把這種過癮的事介紹出來，希望你也過一過癮，噢，好過癮。

（稿於一九八八年七月吉隆坡）



爲了準備忘記 —— 爲夏宇做筆記

1 夏宇拼貼

先說 *collage* 這個字，字典的解釋，這是用印刷品的剪片，壓平的花，布片等做的抽象性美術拼貼。

我在台灣版的《城市通訊》雜誌中讀到杜可風和童大龍製作的 *collage*。童大龍就是夏宇。摘錄其中的一段文字，供大家欣賞：

童：爲甚麼是藍色？

杜：爲甚麼不是藍色？

童：我想起安部公房說：「自殺前看的最後一場電影，電影票根的顏色。」

杜：小時候，我記得所有人叫我爸爸 *father*。

童：爲甚麼？

杜：因爲他有一頭紅色的髮髮。

童：好吧，但是爲甚麼藍色？

杜：畢卡索的藍色時期。

童：不要虛榮，我不希望甚麼事都跟畢卡索有關。

杜：好吧，跟畢卡索的肥皂有關。他最窮的時候，他用藍色的肥皂當

素材，那是最便宜的……。

夏宇是台灣最傑出的年輕女詩人之一。他的詩集《備忘錄》，據說十分暢銷，且一再的再版。

她一九五六年出生，是國立藝專影劇科畢業。或許是學戲劇的吧，她寫的詩充滿幽默感，而且思路有時使人無法捉摸；像上面和杜可風的對話，就和她所寫的詩一樣，永遠使你有意想不到的怪招。

夏宇曾獲得中外文學散文比賽獎、中國時報散文甄選優等獎、創世紀三十週年詩獎、中外文學現代詩獎等。他不但寫詩，也寫散文、劇本等。多才多藝，令人刮目相看。

或許我們可稱夏宇為「台灣的西西」，西西為「台灣的夏宇」。但這樣的稱呼法對她們都不公平。我要說的是她們是港台詩壇女詩人中的異數，她們寫的詩都具有強烈的個人風格。看看我們的詩壇吧！我們缺乏的就是類似夏宇或西西的女詩人。

夏宇的散文，也有其一貫的詩風和幽默。例如「交談」中的幾段文字，你只是渺小的好人，好人的世界是另一種疲累，經年累月的走那條路，頂多張口吃驚得瞪視嗚嗚嗚響的警車，天涯海角去追緝第二天早餐桌上你閱讀的新聞。

寫了千多字，發現都是在抄寫夏宇的文字。這不是我寫的，應該說是抄來或拼貼而成的文章，胡亂湊足字數交差。說要寫夏宇，答應要交夏宇的稿，不知不覺也快半年了，不，應該是一年餘了，早在寫介紹羅智成之

前。有心人應該設法去找本《備忘錄》來讀，保證你會「拍案驚奇」，肯定你不會忘記，因為這本印象深刻的書叫《備忘錄》。

（稿於一九八七年·吉隆坡）

2 關於魚罐頭

生活中和罐頭接觸的機會很多。煮快熟麵加罐頭咖哩雞，就成了美味的咖哩雞麵。在諸多種類的罐頭中，對魚罐頭特別感興趣；因為台灣女詩人夏宇寫過一首「魚罐頭」的詩。

其實這首「魚罐頭」是寫朋友的婚禮，而不是真正的魚罐頭。全詩如下：

魚躺在蕃茄醬裏／魚可能不大愉快／海並不知道／海太深／海岸也不知道／這個故事是腥紅的／而且這麼通俗／所以其實是關於蕃茄醬的。

夏宇是台灣所有女詩人中的一個異數。或許她是學戲劇的吧，她的思路使人無法捉摸。她永遠有使你意想不到的怪招在詩中出現。

在這首「魚罐頭」中，夏宇把莊子的巧辯改頭換面的埋伏在詩中，來表露她特有的婚姻觀。

婚姻這件事本來是喜氣洋洋的，結果在夏宇的筆下是「腥紅的」、「通俗的」，像魚躺在蕃茄醬裏的那麼不快樂。女人婚後的不自由、受拘束

，都可從言外中獲得。

讀夏宇的詩，常會有讓你驚喜的見解與思想。她善於「以冷靜自嘲的語調反抒情式地抒情」，這和許多女詩人一味地抒情，有很大的相異。

（稿於一九八八年七月廿四日，吉隆坡）

3 爲蛙牙寫詩

「創世紀」創刊卅週年詩獎評審會（由白萩、余光中、洛夫、張漢良與痲弦組成）對夏宇的評語如下：

以冷靜自嘲的語調反抒情式地抒情。語言頗見鍛鍊之功，語法與邏輯切斷等技巧運用成功，意象準確，且富暗示性。作者潛力深厚，實爲一傑出的現代女詩人。

夏宇是學戲劇的，她的莫名的詼諧與幽默，往往是在不經意中嫺嫺地劈出，如這首「考古學」。

龍墮落爲一個男人／顯然是一個男人／胎生／直立行走／小便／長於分析／嗜癮／充滿遠見／羣居／偏食／右耳稍大……

她是在描述誰？一個叫「龍」的人！她像診斷醫生一件件一輪輪在爲對方把脈。

比如這首「蛙牙記」：

……有兩種東西在我身上／詭密的蛙蝕／一顆壞牙和你／我會迅速

的死神 / 死了依然甜蜜 / 你是那種細菌 / 愛好潮濕 / 糖的 / 世居……
把愛情形容爲「蛀牙」，是十分有趣的象徵。她藉「蛀牙」這種物質現象之力，而映出抽象性的「愛情」理念，把愛情具象化。愛情是甜蜜的，愛情的細菌都喜歡糖的世居，而蛀牙就是最大的糖的世居。夏宇把她親密男友暱稱「蛀牙」，也爲他寫了好多首詩。例如這首「愛情」：

爲蛀牙寫的 / 一首詩，很 / 短 / 唸給你聽：「拔掉了還 / 疼 / 一種 / 空 / 洞的疼。 / 就是 / 只是，這樣，很短 / 彷彿 / 愛情

對了，夏宇的原名是童大龍，很男性化的名字，或許在她詩中常提到的「龍」，就是她自己？

（編於一九八八年七月卅一日，吉隆坡）

4 詩的恰恰恰

夏宇寫了一首這麼好玩的詩，《某些雙人舞》。

《某些雙人舞》其實暗指男女性愛的遊戲，「恰恰」的舞步，其聲恰好諧擬男女性器交合的律動聲音。詩中說「她喜歡這個遊戲恰恰恰」，是不是夏宇對性愛遊戲的自剖呢？你猜。

說了這麼多並沒有用，還是快快抄給你讀，絕對精彩，記得要大聲朗讀，注意詩中所帶來的音樂節奏感：

香冷金猊
被翻紅浪

起來舖自梳頭

任寶盒塵滿

日上簾鉤

當她這樣彈着鋼琴的時候恰恰恰

他已經到了遠方的城市了恰恰

那個龍潭在霧裏的港灣恰恰恰

是如此意外地

見證了德性的極限恰恰

承讓和誓言如花瓶

破裂的那一天恰恰恰

目光傾斜

ps：我真的喜歡這首「某些雙人舞」，不是因為暗指男女性愛遊戲；因為是恰恰。朗誦這首詩，形同跳一支恰恰。恰恰。恰恰恰。

（稿於一九八九年一月一日，大山腳）

5 寫詩過程

夏宇的寫詩過程十分特殊有趣，對於那些讀不懂她的詩，而又想讀懂的人，這篇萬胥亭的專訪中透露了一些訊息：

「……到目前為止，我擁有五張桌子。在我的屋子裏，有書桌、有飯桌、有咖啡店倒閉時拍賣的長桌，有「他他米」上的矮桌，還有一張圍

在黃昏的窗口

遊蕩的心彼此窺探恰恰恰

他在上面冷淡的擺動恰恰恰

，以延長所謂「時間」恰恰我的震

盪教徒

她甜蜜的說，她喜歡這個遊戲恰

恰恰

她喜歡極了恰恰

了方格子亞麻布的小桌。當意識到自己想寫什麼的時候，我找比較乾淨的那張桌子前面坐下來，坐一會兒，一會兒就把桌面弄亂了。我換第二張，先整理，又弄亂，不是故意的，真的，我又站起來，換另外一張桌子。一個下午疲於奔命。最後我大部份的詩作總在一些最不正式最意外的地方寫出來，或者趁自己不注意的時候在找下一張桌子的中途迅雷不及掩耳的寫出來。我總覺得我需要一雙溜冰鞋。」

夏宇的大部份詩作都是在她換桌途中完成的。其實很多事情，都是我們刻意不來的。

我想，是不是夏宇每次寫完詩後，再把它弄亂；然後再寫，然後再弄亂……就像她在寫詩的過程一樣，一直換桌子？因此導致夏宇的許多作品都常離題，或缺乏嚴密完整的結構。

夏宇的詩作內容是殘缺不全的，只是一樁事件的一個細微局部。所以我們根本無法從中尋找出完整的結構和周延的情節。這種內容和形式常有分離傾向的作品，最令懶於思考的讀者頭痛。

夏宇的詩晦澀難懂，但這是一種手段，這種詩也容易讓喜歡或不喜歡的人印象深刻。她的作品具有超前衛的風格，是那種令人看過後難以忘懷的。

（稿於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九日，大山腳）

6 後現代傾向

根據詩評家的說法，要破解夏宇詩作的奧秘，首須理解她作品中後現

代主義的傾向。因此那些慣讀寫實主義作品的讀者，在閱讀夏宇或有後現代主義傾向的作品時，往往不得其門而入，或望門興嘆。

其實在閱讀後現代主義的作品時，我想最重要的是一種廣闊的心胸，先承認一切的可能性。

若是心理上存有成見，認為所有後現代主義的作品都是瞎搞，故意製造迷宮，讓讀者看不懂、迷失，我相信這就是真的沒有溝通的可能。

後現代主義的理論之所以出現，是學者們規範出這個時代共通文化現象的結論。

創造和理論的關係永遠是互動的；創作通常是逼進經驗的一個過程。想要了解後現代主義的作品，當然具備一些理論知識是最好的，但却不是最必要的。

記住，如何將自己在生活上的體驗對映在作品中，而能與之交流，那才是最重要的。

了解讀後現代主義作品的基本心態後，我們再來重閱夏宇作品，那就

可以體驗閱讀與想像的樂趣了。例如這首〈野獸派〉。

20歲的乳房像兩隻動物在長久睡眠

之後醒來 露出粉色的鼻頭

試探著 打呵欠 找東西吃 仍舊

長大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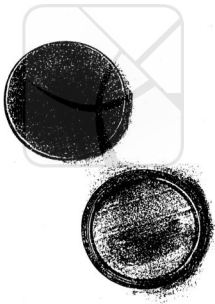
大

請你將自己在生活中對動物與乳房的體驗，對映在作品中，與之產生交流關係，然後你就會發出會心微笑；原來詩也可以這樣寫。哈！

（稿於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日，大山脚）



愛情筆記



愛情筆記

寫《愛情筆記》是在那段最失意潦倒的日子（雖然現在的日子也好不了多少）。那時剛從台灣畢業回國，在雜誌社任職，薪酬微薄，工作壓力大。那樣的生活維持幾個月後，我就轉職到另一家報社。這是題外話。所以會寫《愛情筆記》，是因為當時的主編陳我說：「你呀，也來寫個專欄，寫寫愛情如何？愛情比較能吸引少男少女，或許雜誌的銷路會大增也說不定。」結果雜誌銷路沒有大增。後來因為該雜誌大改革，《愛情筆記》只寫了三期就停止。朋友笑說：「這個專欄創下全馬壽命最短的記錄。」三期就完蛋，哈哈，這樣也好，我可以專心去寫詩。後來就沒有再寫這樣的文章了。

昨日在紫竹茶坊遇見李恒義，他盛意拳拳邀我在「青梳小站系列」重寫《愛情筆記》。我說：「好啊！」答得爽快。條件是要重刊以前發表過的那些文章。他說：「可以，沒問題，條件是你必須寫篇『前言』之類的文章交待清楚。」我話：「沒問題，明天就給你寄上。」所以我就寫了這樣的短文，希望因此能激發自己的寫作能力，在這感覺自己「偉大逐漸走下坡」的時期。

當時寫《愛情筆記》時，是以「愛底生」筆名發表，只想寫寫玩玩，不敢以真名示衆。現在以原名出現，陳強華，那還是我自己最滿意的名字。

（二十、五，一九八八稿）

我的心，原先是險峻高聳的巖嶺，覆滿潔白冷酷的冰雪。後來你如太陽般的出現，我的心逐漸傾頹、腐蝕、崩裂，最後全盤的溶解了。它急速地衝到山下來，潑潑流入深沉寂靜的潭子。潭子有了波紋，波痕愈擴愈大……這種比喻太陳腐了，我是說你的出現，深深地影響我，把我的全部精神吸引過去。而我久旱的心，是不是真的有雨季來臨？



2

我是完美的愛情追求者，我會把你變成世上最完美的人。你是沒有瑕疵的寶石，哈哈！我總是希望自己是那塊寶玉的擁有者。



你很像對岸的人。

而我彷彿是住在這一岸，隔了一道廣闊的河。沒有橋沒有舟渡。想你必須超越洶湧的浪濤。

有時你却距我好近。

可是你並看不到我。我多像河邊的蘆葦，孤獨地開着白花。然後，慢慢凋落。



銀幕上的 Ralph Meschio 被私會黨地頭欺侮倒在地上爬不起來，而後來發誓要去學好空手道揚眉吐氣。The Moment Of Truth 在本地譯名為《龍威小子》。Ralph 就是龍威小子。此刻你坐在我身旁，我們輕輕為龍威小子的結局捏一把冷汗。相對於我們的愛情，我常常處於散漫、保守的一方。這些都是發展的障礙。勇敢、自信是成功的推動力。我知道這些真理，可是不會流暢使用。你要提醒我……

Ralph 的一拳正擊中我心窩。我要醒着，深覺愛的痛楚與美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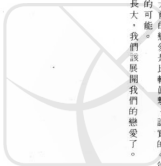


羅智成的〈實實之書〉寫着：我們必須在長大之前／展開我們的戀愛心爲之一撼。

難道老了就不能戀愛嗎？

或許在還沒有長大前的戀愛是比較真摯、誠實的。年輕的歲月是清純的白開水，擁有無限的可能。

而我們都還沒有長大，我們該展開我們的戀愛了。



十二月的長命雨，還不想儘快結束其生命呢！

那個丁香一樣地結着愁怨的姑娘呢？

戴望舒的詩說：「她是有丁香一樣的顏色，丁香一樣的芬芳，丁香一樣的顏色，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她彷徨在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紙傘像我一樣，像我一樣地默然行着，冷漠、淒清；又惆悵。」

在淒迷的雨巷，我撐着油紙傘，你啊，像那個丁香一樣地結着愁怨的姑娘呢？我多麼希望逢着你。

可是我懼怕，懼怕正如詩中的姑娘靜默地走近，又投出太息一樣的眼光，然後飄過，像夢一般地，像夢一般地淒婉迷茫。

我會走盡每一個雨巷，就是希望逢着你。

而你懸點地在每一扇心戶劃上一個「X」，企圖混淆我的注意力，分散我的專注；要我找不到你，在夜色漆黑裏分不清你和我。我的小聰明阿里巴巴，你無意盜取我心中的寶藏，然後設法躲避我……



8

我想念我的第一個情人時，寫下這樣的詩句：

我盤坐在房間角落／飄落淺紫色的花瓣／一瓶寧靜的水潭／一大叢的
黑蘆葦／周圍一灘思念的沼澤／白得發亮的她在低矮的蘆葦旁掠過……

真的，她就像急速的白光從我視線和記憶裏掠過。那年是慘綠的高中時代，為賦新詞強說愁。我又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泛黃的考試參考書上。從此再也看不見她，一切消失得無影無踪。

我為第二個情人存藏一份手抄的詩集，有一首藍色海洋的繪圖，有一句：一重回時，也無風雨也無晴。一真的，自從紅蜻蜓飛過的午後，她仍沉默如瓶。她再也不會回來了，甚至不會告訴我心中的話，像一只沉默的瓶，空乾的瓶。那年我也離開溫馨的大學校園，帶着一萬個捨不得，跨出校門，在洶湧人羣的熙攘中不經意掉下眼淚。我告訴別人那是強烈風沙的緣故。

而你，對於你，在我廿三歲大學畢業後最失意時遇見你。我是那麼不顧眼地坐在角落，似我高絕的才情被世俗的塵漠掩蓋。

對於你，我懦弱地畏懼再一次自傷和傷害別人，遲遲不敢表達自己。我又怕失去你，一如失去一份生命中最珍貴的美麗。

心中有愛，才華畢露。或許你是天涯的知音，在我生命消沉時彈响塵封的清音，賜我絕代風情。

一個人坐在辦公室裏整理文件與心緒，老板刻薄的嘴臉在搖頭嘆息，萬丈的才華被冷水澆灌，即使鮮豔的花開也因此漸漸凋零。

而你來，你靈活的眼神彷彿予我溫暖的陽光，要我萎縮已久的情花重新開放。一生中最美麗的情花只燦爛一次，我要深深記取。

我們要以顛沛的靈魂馳騁在自己繪測的藍圖上，努力耕耘，豐盛的許光期待盈滿的收成，我廣闊的顛頭因流汗而發光。你把手伸出來，我要握緊你的手，我的愛與意志如順風的船在大海裏高舉帆檣，終會抵達心中的島嶼。



我們活着，要像一隻生命的雁，仍然要飛行。我很想告訴你這些，而感覺你在無邊際的天空飛翔，地平線長久在遠處退縮引逗着我們。詩人白萩說：活着，不斷地追逐，感覺它已接近而抬眼還是那麼遠離。

對於你，你宛若是那一道引逗着我去追逐的地平線。雖然同處在一個辦公室，同事一個上司，可是愈接近你時却愈感覺遠離你。你為甚麼不給我一句話，甚至是一個不在意的微笑。



……印度波帕爾居民摒棄政府在市郊所搭起的帳篷，乘搭各種交通工具遠離曾洩漏毒氣的「聯合碳化物」工廠。科學家將在週日，把工廠內曾造成二千五百人喪命的致命性毒氣變成殺蟲劑……香港前途協議得到香港同胞的讚同，我們一定要保持香港的穩定與繁榮。……克里姆林宮第二號人物戈巴喬夫今天抵達倫敦。他的此行，可能為蘇聯在裁軍及東西方其他問題上的動向提供一些線索。……拿督慕沙希淡今日建議馬華「暫時退出國陣」直至時下的馬華黨內危機獲得解決為止。……副首相拿督慕沙希淡觀察輻射廢料槽後宣佈，將與州政府磋商另覓一新的地點埋藏的可能性……我在此逢着你。長久以來的動亂，并使得故事因此停滯成長。我們要開始我們的故事，窗外的雲彩知曉我們夢中的秘密，悄悄飄過毫無聲息，儘管遠方，更遠的地方，在地球的另一個角落有戰鬥機飛過，烽火連天。清晨醒來，發現幾隻潔白的鴿子已數度神秘往返於天台和綠地。我知道為凌亂的床褥、書本排列，像雜亂的思緒，重新整理，分析成順暢的流水，我發現屋旁的小盆栽植物開始長出花來，心中充滿喜悅。我在此逢着你，註定在生命的某個樂章响起嘹亮的、歡欣的音符。哈，我竟看到鴿子是戴着花冠的呢！

「人在妳夢裏，妳在人夢裏。獨醒者放下屠刀來爲你們祝福。」只有詩人卡之琳能寫下這種痴情的詩句。

我會在你夢裏嗎？我並不知道。可是你却在我夢裏，總是含情默默。你要告訴我，我是否已走入你夢裏？你在那廂呼喚我，我像飛蛾般爲一丁點亮光飛撲，甚至燃爲灰燼。而那個獨醒者是否放下屠刀來爲我們祝福？你要告訴我啊！

張愛玲說：出名要趁早呀！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麼痛快……所以更加要催：快，快，快，遲了來不及了，來不及了！

我不想出名，名利是身外事，生不帶來，死不帶去。誠如張所說的：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昇華或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可是我不能停止去愛你。我怕在還沒有展開我的愛情時，時代就毀滅了。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毀滅是旦夕的事。我要對你開始展開愛的攻勢，趁一切都來得及的時候。因此，愛你要趁早呀！

一個人要孤獨地感覺自己的身體，逐漸分期死去，像捧熄室裏的燈，熄了一盞；又一盞。一個人要勇敢地感覺純真的愛情，逐漸慢慢茁壯，像春天裏的花朵，開了一簇；又一簇。

我始終相信世界是一場化裝舞會，白雲公主和黑色巫婆是同在一個屋簷下相親相愛，愛國者和叛國者都熱愛自己的國家。大家不同的裝扮，只是想為世界謀求快樂，增添多一份美麗。我心有所愛，我真的不忍心讓世界傾敗，頹廢，腐爛下去……

東風不來，三月的柳絮不飛

你底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

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

豈曾不響，三月的春帷不揭

你底心是小小的窗扉緊掩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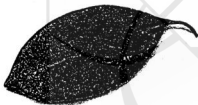
慟愁予寫下美麗的錯誤，我遠遠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爲什麼又要聯想到你，或我呢？

我底心也曾如小小的寂寞的城，也曾是小小的窗扉緊掩……然後你以無匹的睿智與清麗，在我的城外飛過，宛如醺醒的青鳥。你要停駐在我翠綠的草坪嗎？嘿，我是擁有那麼一大片沁心的綠草坪啊！

山水有相逢，像我們各自從睡夢中醒來，在陽光的小巷裏迎面相遠，我記得世界都在這美好的剎那停止，我們的心跳多像悅耳的鼓陣。你垂首把眸光移開，你原是那裏害羞的女孩。



偌大的天池，聚養著許多飄浮的魚。遇到寒流時，魚就垂成銀絲瀑布。



西西寫「白髮朋友」詩：偶然在書店裡／看見你／看見／你頭上的心
髮／草地上的白菊花……。

人到中年，最怕黑髮變白。宛如草地上的白菊花。

朋友經年不見，見面時最怕見到各自頭髮上的菊花更茂盛了，時間真的過得快。



夏宇寫：「我怎麼能夠知道呢？我只是坐車要到水源路，最多戴上眼鏡，有一本日記本和一串鑰匙，我假裝咳嗽，偏頭看窗外，心情着急，表情跟任何一位乘客一樣冷漠；我對時間也許有狂妄的企圖，只是不便說明。」

我怎麼能夠知道呢？在上班的路上，在迷你公車上讀這段文字，一路顛簸，偶爾偏頭看窗外，或許會偶現美麗的風景，心情雀躍，可是表情卻跟任何一位乘客一樣冷漠。我怎麼知道呢？我想我已習慣這個城市。只是有時，我不想說。

些壞詩。

又是夏宇寫的詩。「夕徒甲」：但他實在是一個好人／只不過寫了一些壞詩。

而有些人，的確是壞人，却寫了一些好詩。這是純粹的矛盾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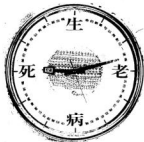


爲了理想，我們忍耐、退讓、退讓，迂迴前進……。『大丈夫能伸能屈，應是最好的詮釋吧！』

楊澤的「這是犬儒主義的春天」寫着：這是犬儒主義的春天——且不同／牛頭馬面，狗嘴象牙的趣味／我忙着在／每本書中塗去令人臉紅的格言／忙著用膠帶貼住每面鏡子受傷的眼，轉身／卻聽到一種疑似犬儒的聲音說：「兩點之間並不祇有直線，孩子／爲了理想，我們忍耐、退讓／退讓、迂迴前進……」。『

這就是了，這就是犬儒真實的聲音。

羅智成的名句：生活如此遲緩，但未停滯，我在思索。抄了又抄，不知送給多少朋友。我覺得這句語句，最適合抄送給懶散、頹廢的朋友，包括我自己。我在思索，我在思索。人不能沒有思索，就好像機器不能長久不活動，擺放太久，就會生鏽，再也不能操作。



也是羅智成的語句：黑暗帶走聰明絕頂的人／次一等的人難堪地／和全世界留在黑暗裏。

次一等的人充斥著社會的每個角落，包括你我。聰明絕頂的人呢？還沒有來？還是早已被黑暗帶走？我們沒有見過，而我們也最期待見這種人，這種聰明絕頂的人。必是如此，心中的希望才會燃得更亮，火花啊，希望的火花一直持續著。



這一切的清凄冷靜都是因為夜太深了。夜的確是太深了，遠方的鼻鼾聲，就像調高的頻率在耳側迴响。再歡樂的盛會也該散了，再喧鬧的廳門也冷清了，只留下樹燈間彩燈與星星喧嘩。而我們的輿轍還在，而夜太深了。夜太深了，公路上不見車影。我緊握溫燙熱的詩篇與心情，苦候一輛思念的車，為我製造甜蜜的驚喜。



我知道這樣下去，漸漸匿藏在默淡的角落，不能停止地發胖，因為失業而發窮。你還會關注我嗎？他們都處於飛昇的起點，我是顯得那麼落後、呆板。我似乎聽到他們說：「他這樣下去，遲早會陷入自己設計的陷阱與脆弱裏，這日益壯大的頹廢，將會毀滅他的屍身。」

呵，真的，我看見你來，和我走在這風雨中。雖然我並沒有想到，時間逼我換一支筆。你要我改變一個書寫的姿勢。在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我寫下四個一：一一一一。爲你，我想永遠去爭取所有的第一。

我決定要在一九八九年二月與你結連理，過兩人世界。在我們的小白屋裏，生一窩的小寶寶。呵，寶寶哭着要媽媽。我們先拍結婚照好嗎？然後去荷蘭渡蜜月，順便探望老友徐天就。你總是那樣的孩子氣，如何當我的新娘。我們的書房命名為「靈魚海」，我們的藏書將近一萬冊。記得買洗衣機，你的手不適合洗衣。買食譜，研究營養美味的菜色。附近不是有開烹飪班嗎？還有中國畫該掛在那面牆？屋前的芒果樹可以考慮留下，你是愛吃酸芒果的。雖然你對狗有恐懼感，可是我已決定要養一隻狗。對了，你要的首飾箱、鬧鐘與化粧檯，已囑人趕工。這一切一切都是爲了明天，明天的窗簾捲起，陽光就會照射進來。你又會說：「這個月到底有加薪嗎？」

遠在島國的蘇旗華手抄「賀新郎」贈我：「那乳獸捧著花／吐出一隻一隻蟹行的蟹／一隻名叫YES／一隻叫IDOO。」

在彭亨州的新華強來信說：「我想到你，你和你的辛酸。早晨醒來開啓窗子，偶爾會幻想天空掉下許多麵包。是的，這是個笑話。銀幣們尖叫著肆越馬路。Polio是嚼著大溪地陽光。」

是的，這不是笑話。我在腦際雕刻你的名字與形象。這樣的塑像披著大溪地陽光。

你常說「集體的挫敗感」。我想那是來自夏宇寫的「下午茶」的典故。一集體手淫過後一排／坐在那裏讀著報紙標題每個／晚上蜘蛛小便於牠們流著口沫的嘴角蟬蟻／爬過牠們交媾的身體下蛋於赤燙的／鼠蹊你知道我們爲甚麼會絕種嗎／我夢見恐龍用一種卑夷的口氣／質問我那就是你們常常說的／集體的挫敗感——在思念的途徑上，我的確感覺龐大的孤獨感與集體的挫敗感。雖然目的地不是那麼遙不可及，但也不是近在眼前。



我在尋索對文字的肉慾的愛，已完全陷入不可自拔的文字遊戲泥沼中。如果你會嫩我的，嫩凍豆腐你就嫩我的嫩凍豆腐，如果你不會嫩我的嫩凍豆腐你就不嫩了我的嫩凍豆腐。

你在文字的森林中飼養十隻獅子，這十隻獅子已穿越我的心田。石室詩士施士，嗜獅、誓食十獅。氏時時適市視獅。十時，適十獅適市。是時，適施氏適市。氏視十獅。恃矢勢，使是十獅遁世。氏拾是十獅屍，適石室。石室濕，氏室拭，氏始試十獅屍。食時，始識十獅屍，實是十石獅屍。試釋是事。

在愛情的國度裏，被愛者永遠是最高的王。追求者甘願掙扎奴隸，屈就在還未制定的典章裏。



我將展開挖掘千噸萬噸的猖狂與熾熱耽溺你於深不可測的情海。——這可是真的嗎？」

「你愛我嗎？」我將展開挖掘千噸萬噸的猖狂與熾熱耽溺於你深不可測的情海。呵，我已準備好，絕不食言，我將展開，挖掘千噸萬噸的猖狂與熾熱、耽溺、於你、深不可測的、情海。



你是否會靜下心來，和我一樣坐在南窗下沉思，讓雲朵駐足在我們一同走過的公園。我們將擁有一千隻羊。一隻兩隻三隻四隻五隻……一千隻羊。在我們開墾的草原上，開成一簇一簇的雲朵。一簇兩簇三簇四簇五簇……一千簇的雲朵，最後融上了形成一大簇的雪白。像我和你的相遇，只有我會遇見你，只有我們會靈根自植成天地的一株大樹。

最怕的是胸懷大志而被壓抑，或是想愛而不敢愛。臨睡前翻閱宋詞，讀到辛棄疾的水龍吟，呵，那不是我近日的心情嗎？「楚天千里清秋，水隨天去秋無際。遙岑遠目，獻愁供恨，玉簫螺髻。落日樓頭，斷鴻聲裏，江南遊子。把吳鉤看了，欄干拍遍，無人會，登臨急。休說鱸魚堪膾，儘西風，季鷹歸未？求田問舍，怕應羞見，劉郎才氣！可惜流年，憂愁風雨，樹猶如此。情何以喚取，紅巾翠袖，揔英雄淚。」



小黑寫給我的墨寶：「行路難不在山不在海，在人情反覆間」，唉，真是在人情反覆間。不久前應徵一份職位，因為沒有特別「拜訪」老板，結果敗在一女子手下。唉，算了，論才情與學歷，我都比對手強，我是輸在人情反覆間。小黑，我要感激你，讓我深刻記取這句話的意義。在我們污腐的社會里，人情，人情如子子滋生。

多年前曾經寫下：「半夜撕紙，聲音有很多巨大。無邊際的困頓掩襲過來，無法舒展，而屈服，宛如心中龐大的意念，未竟的理想，所有美好的文字被駁離，宛如，在詩箋上盡情割裂，用一把銳利的刀片。」唉，時間真是一把銳利的刀片，把我許多未竟的理想割裂。經過這麼多年，仍然走不出，且一直沉陷在自築的幻想海里。「無法舒展，而屈服」是不應該有的想法，我要刻意遺忘，故意忘記。

半夜撕紙，不小心把剛痊癒的傷口撕破了。



太久蓄意的漂泊，太累倦的孤獨，總期望遇見這個人。

總會想見這個人，相携至沮喪的窗前，以茶舒暢鬱悶心事。和我，這個人，在同一屋檐下，斯守著靈感的蒞臨，而影子在移動間縮短，消逝；這個人，我遇見，我們將携手至暮年的角落，共同品味垂美的夕陽。這人，用乾澀的語音說：「我們回去晚餐，時間不早了。」時間真的不早了，我們還猶豫甚麼呢？

法國詩人維尼 Alfred de Vigny 有詩曰：「儒怯卑劣的野獸往往成羣結隊，只有雄獅獨自徘徊傲視曠野。詩人也如是獨來獨往」。他認為「詩，是我莊嚴的情人。」在即將蒞臨的一九八九年，僅以上述詩句送給自己，為自己的文學事業增強信心。

後來我們把婚期定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四日。

朋友說：「那不是母親節嗎？」

朋友問：「是不是有戀母情意結？」

是啊，這種不經意的選擇，純屬巧合。

翻閱多年前寫的詩，這首「妻的感覺」，就是要寫來送給你的。

這是一座多面型的建築物／在我的廣場矗立／歷盡風霜雨露，春夏秋

冬／仍煥然一新／這是一座貯藏智慧的箱子／需要小心保管／付出愛心。

這是一間溫馨的廚房／三餐飄送令人緩和的溫情。

這是一座海港／常年讓我風雨的小舟停泊／永遠讓兒女們的星星駐留

長久／這是一間茅舍，數程黃菊／這是我的詩我的書我的琴／這是我的棋

我的畫／這是我愛哭鬧的兒女／和相廝相守的妻。

重新翻閱，有所感觸。不知你會喜歡嗎？

嶄新的感覺重現。妻的未來將變成一座鬧鐘或電腦。這種蛻變是必要

的。

達達主義畫家浩斯曼(Gaull-Hansmann)說：「在這種時候還寫珠圓璧漂亮的詩句、畫草物或裸體的女人？媽的！」

媽的，真的沒有時間可揮霍了。戀愛是必須的、事業是必須的、寫詩是必須的，死亡是必須的；還有如斯多是必須的。

所以必須撥動奮意志，勇敢地站起來吧！我們攜手趕在暮年之前，和垂敗老人對抗。愛情，那是我們一直追求、渴望永遠擁有它。

卅歲之後就必須用鎗臨陣，狠狠地向自己逐漸腐蝕的王朝轟擊。推翻自己曾經顯赫的政權，然後再建立嶄新的朝代。

感覺真的是沒有多餘的時間了，千萬別坦然打開城府，輕易讓頭銜駐軍。站起來吧，舉鎗，瞄準，發射。

愛情列車向前駛，驛站前方等待。曾經的風景一路後退。
（請勿將頭手伸出）
清風迎面，整理散髮，其他惡習仍在。仰頭外看。吐痰。
（紅燈，停止前進）



我們來草擬標語，要對愛情有利的，像「愛情在那裏」、「愛情勝利」，「愛情、愛情勝過一切」。把愛情標語印在傳單上，然後貼滿所有的櫥窗、咖啡座、公共汽車亭和整個城市。

爲愛情歡呼，我們來草擬標語。在我寬闊背脊上的衣服，你可以讀到：「愛情踢了我一脚，我樂於這樣。」

在你家的廁所裏，容許我貼這張標語：「請把愛情當一回事。」
在人來人往的行人道上，樹立我們的標語：「小心駕駛愛情。」

我的睡意瀟灑，整夜想你，思念的浪潮重新淹噬過來，帶着夜泳者的
悽愴與寒涼。雖然如此依戀，你不理我，華麗的愛情將是一艘棄船。





44

不要再想你，如星殞在南窗外燃滅……生命中的玫瑰花道呢？藍瓷水瓶，雨露與雲煙呢？風浪俱息，溫和的睡眠海岸。我逼迫自己不要再想你。



你用縫衣機縫製淺粉紅色的睡袍，噠噠噠噠噠噠，一直噠噠無止盡地縫下去。我開始書寫系列後現代的情詩，沙沙沙沙沙沙地寫下去，靈感很熟練地蒞臨，踮起脚尖在藍格子上隨着悠揚的節奏跳起來，沙啦啦沙啦啦，恰恰又恰恰。你不斷地縫製睡袍，穿最輕薄的睡袍，我們將攜手在軟綿綿的睡眠海岸散步，涼風徐徐吹來。

親愛的，今夜和你談達達。達達達達達達。最近我還是耽溺在達達主義的陰影下。甚麼是達達，這是你一直想瞭解的。

達達的產生，不是計劃性的。它是一羣同好，有相似的理念，聚集在一起，搞自己喜歡的東西。

在一九一六年德國人弗果·巴爾(Hugo Ball)和艾米·黑寧斯(E Emmy Hennings)，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氣氛，感到沉悶，希望找到一個場所做藝術的演出，在蘇黎世成立「福爾泰歌舞場」。福爾泰歌舞場的目的是建立一個藝術的娛樂中心，希望藉着每天藝術家與音樂或朗誦的演出，使蘇黎世的年輕藝術圈子能不顧忌什麼方向的，提供意見或作品，從此而聚集起來。

親愛的，如果我們都生長在那個風雲集會的年代，不知有多快樂啊。同年五月發行的第一份達達刊物「福爾泰歌舞場」，第一次用達達(DADA)這名字。

當歷史家開始要為達達作傳時，達達的元首們，爭先恐後甚至互打筆戰的，是他先發明這個名字。

希森貝克(Albert Husear Beck)說：達達是他和巴爾有一次翻德法字典為一女歌手找藝名時，偶然發現的。達達法文的意思是木馬。

南斯拉夫語裏，達達是「是、是」點頭肯定的意思。

德文，達達是「那裏、那裏」的意思，又像嬰兒牙牙學語的達達聲，予人一種天真的感覺。

據說，意大利某個地區稱奶媽或母親等能補給營養的東西，都叫達達。我們的國語，達達是「胸部」，語音似再見的意思。

克魯黑人也稱一隻聖牛的尾巴為達達。

雖然以上的都和達達的誕生無關。但是這個字達達，給人的，就是這些的聯想，也很適合這派人士所搞的東西。達達像一切，達達是一切。

親愛的，對於我們的愛，是像一切，也是一切。我們的愛情像達達，也是達達。

讓我們齊齊高唱達達達達，達達。

步入你的愛情學校，我儼然似個接受啓蒙的學生。學習與實踐是我們的目標。

還記得第一次的上課嗎？你試著教導我的三個方塊字。要我用心去練習寫好，而且寫得美麗，那就是「我愛你」。

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我」和「你」都容易寫好，只有一「愛」是比較難掌握，筆劃多我小心翼翼的，很怕寫漏一個「心」字，沒有心的愛，那裏還成愛字呢？

後來後來，我又學會成語「至死不渝」。

我愛你，至死不渝。一直都端端正正寫在我們的心房裏。

讓我畫一種屋子的切面圖：第一個窗戶裏，一對老夫婦輪着聊天看報，第二個窗戶，一對戀人擁吻，第三個窗戶，窗棂上懸掛著搖擺的風鈴，叮噠叮噠想您想您……。



「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這是《世說新語》〈傷逝〉篇記載王戎所說的一段話。

我輩都是有情、多情之人，也因為有情即有愛，所以我們必須肩負由情愛所引發的悲苦，直道相思了無益，未妨惆悵是清狂，唉，還有擬把疏狂圖一醉。對酒當歌，強樂還無味。對於陷溺於情感世界的生命而言，愛與執著是絕對的律令。

愛與執著驅使生命做毫無保留的奉獻，親愛的，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為所愛的你受苦，為所愛的你奉獻，這也是人間一切情愛的最根本的意念。

生命存在的目的，就是獲取一份相知的情懷，永生永世皆能長保這份知心愛懷的甘美。親愛的，我們一直在追求的，還不是這份相知相愛嗎？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因為對於情愛的殷切渴慕，使得自己膽敢於率性與外界事物的存在相抗衡，也唯有在這種捨身與外界的抗衡裏，沉陷在情愛的心靈才能得到舒解、才能安頓。

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親愛的，吟誦一首「上邪」送給你，生命的一切運作完全指向愛情的無限沉醉，愛是我們這一生追求的唯一主題。

（完稿於一九八九年五月·大山腳）





深陷

深陷

1

在情人節前深思生命存在的目的。

生命存在的目的，就是獲取一份相知的情懷，永生永世皆能長保這份知心愛懷的甘美。親愛的西西，我們一直在追求的，還不是這份相知相愛嗎？

親愛的西西，吟誦「上邪」，生命的一切運作完全指向愛情的無限沉醉，愛是我們這一生追求的唯一主題。

2

我們需要的愛，應該是一枚能爆裂我們心中仇恨城堡的炸彈。

3

大山腳附近的南美國，我們住得舒服。我們終於嚐到貧窮滋味的美。我們雖然窮，但吃得好，夢也做得圓滿，瞧瞧我親愛的西西，她每天養為逐日增長的體重與雀斑煩憂，唉，甚麼減肥藥、護膚膏、洗臉霜……堆積如山。有時候，她醒來在未打開門窗前，把臉塗滿白色的泡沫，感覺像隻白色鬚毛，沉溺在幸福的波斯貓。

4

我們嚐到了貧窮滋味的美。對文學我已不再那般狂熱了，也似乎無從驕傲起來，除了愛的驕傲之外。生活令人倦累，行禮，微笑，還有生氣。每夜臨睡前，我都提醒自己說：「快點，快點，快點把那充塞在心底的東西表現出來，而且迫不及待地表現在出來。」妻喃喃地說：「你這個月怎麼沒有加薪呢？」

5

寫現代詩，我一無所成，將來也是如此。因為我想完成的事情太多，因為我無法做適當的選擇與安排，因為我偶爾故意的遺忘與懶散，而這一生是這麼的短促，要完成，追求的事物却是那麼繁多，假如……

習慣也不能完全解釋行為。最糟的習慣就是賴床，欲和睡眠展開決裂，然後夢想……。

6

感覺是台北遲緩的秋日，一家騷人墨客常聚的文藝沙龍裡（對啊，在我們島上也有許多類似的茶藝坊）。這沙龍的女主人也是城裡最特出的詩人。客人們輕持各人的高腳酒杯，在大廳中閒步，談笑或爭執，其中一位寫散文的客人，每當有人走進來的時候，總會讓大家迅速而隱秘地朝門口望去；而他低聲說出新來者的名字，以脆亮的京片子。客人們顯得很快樂

，他們預備聽取最驚人的名字，或是流言，雖然任何事也不能讓他們吃驚。不管多麼老實拘謹的人，一到這個文藝沙龍，都會漫不經心地放鬆自己，任憑不切實際的幻想盡情飄逸，因為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一切固定平常事，總不斷受到禁制。因此現在，當他們允許自己期待一些奇妙的事物時，臉上的表情禁不住顯得粗野而放縱。

如今這歡愉的場合裡，無須作任何準備，我讓自己沉溺於音樂毒藥般的允諾，一如沉溺肉體的魅惑，讓自己放肆於暈眩的沉醉中。身旁的年輕詩人朗誦，以童稚的嗓音：「在深夜的床上，我流淚／你的存在像搖籃一樣／使我疲累／你也不能對我傾訴，終夜不眠／爲我，你使我孤獨／剎那間這是你，是喃喃私語／是無跡可尋的酸郁／呵，都已從我雙臂間掙脫而去……」

這樣凄美的秘密，歷歷展現在我眼前。無意間，我已信步深入記憶原野，雙手向前伸展，好像兩隻手可以再擁有微溫的存在。然後我們選擇一個溫暖的角落，坐下，不受任何人打擾，各種各樣的空想相繼湧現，冷漠的平靜緊緊地攔住我們。

天呵，有多少事必須捨棄，必須忘懷，因為，如果要尋根究底，難免會洩漏出心底深處的秘密，無論如何，我還是選擇回家，因為你在。

7

我們可以關閉自己，宛如一名囚犯，把坐獄當成一種終身事業。但事

實上，我們每個人都不是住在一個鐵籠子嗎？

塵世的喧嘩，使我們要把自己囚禁起來，好比住在家裡一樣。太多的限制與顧忌，使我們鬱悶起來。人羣中隔絕的欄柵，雖是極寬的，只要一步便可跨出。做為一個囚犯是自由的，但是我不想隨意參加外面的一切活動。把自己關閉起來不是很好嗎？

其實我連一個囚犯都不如。

8

我並未隨着枯萎的思想而停頓。思想的火焰雖然逐日黯淡，在淡死的灰裡，仍可找出當年的火熱。

9

小時候我很胆小，但是我相信我也像其他孩子一樣的頑皮與好奇。媽說：「小時候你真貪吃、愛鬧，但却十分聽話。」一句溫謐的話、輕輕的一握一牽、一個眼色或吩咐，我就能服服貼貼地，不發一聲。可是間中也會以不小便來表示我的憤怒，……事實上，許多年后，還是依然故我，時間或許會改變我，但是我却那麼無力地感覺，為什麼一直都沒有把自己養成一個身心健康、強壯而勇敢的孩子？

10

我們常常抱怨我們沒有時間成為自己，因為我們也常常忘了這件事。

11 我相信任何事情都可能隨時發生，只要我希望。

12

還記得有一回我去買炒米粉，老板用舊報紙替我包裝炒米粉。後來發現那張舊報紙上有刊印我寫的詩「繼續做愛」。豔紅的辣椒醬無意地灑濕粗黑的標題。見舊物思舊情。想想自己怎會寫出這樣的詩來？妻問：「你在讀什麼？」我答：「這炒米粉實在沒有味道。」

13

他發現她越來越陌生了。住在同一屋簷下，睡在同一張床上。她的老毛病又犯了，一種皮膚搔癢症。她抓、她癢，她抓得皮破血流，她然后若無其事地看報、聊天。

癢好的時候都結了疤。她說：「我要懷孕，我要生個男孩。」

她每天打掃屋子，地板清潔無塵。她煮很多美味的菜餚，坐在午后乾燥的涼意裏等待。他準時回來，首先看誰寄信來了，然后窩在廁所讀報。

他偶爾也寫一些奇怪、莫名其妙、莫名其妙的詩。她溫柔、美麗、努力地讀懂。他實在不能不滿意了。每個晚上，他愈來愈不能眠。他怕翻身時，會把她的夢驚醒。當然那個生男孩的計劃，一直都沒有停止過。夏宇的詩句：「

飽乾涸了，他們是兩支狼狽的槳。」他們最不喜歡這兩句了，因為他們的船正航向幸福的海島。

14

「我想，我還是留下來。」我對着即將移民到袋鼠國的日說。

「我想，我還是留下來，然后再送我的孩子出國升學，做個專業人士，然后再來移民。」我和妻商量說。

我們站着，扶着自己的門窗。門很低。可是掛在赤道天空上的太陽是明亮的。我們感覺很舒爽。妻說：「你看，門前的芒果樹又結果了，過多的果實，使得枝幹彎起腰來。」太陽是公平的，土地也是公平的。這棵芒果樹就緊緊地抓着土地，開花結果。

我臨睡前讀到中國詩人顧城的詩句：「牆后的草／不會再長大了／它只用指尖，觸了觸陽光。」我和妻說：「感覺我們是草的命運。」妻說：「這樣也好，風起時，草的種籽便會飄得更遙遠。」

15

你瘦得得像片葉子，在微風的搖動下跌入泥沼。記憶真是一潮泥澤。在潮退的腦海邊緣，不經意地涉過，遺留幾個粗糙的貝壳，不說了，別說了，我又深深陷落入自己的脆弱裏。

（完稿於一九九〇年，二月十五日，大山脚）



搜索

1

祖母的出殯行列走得太快了。我們急急追趕，中午十二點的太陽像枝惡棍，到處隨便攻擊。那位鄰居說得好：「假如你走得太慢，可能會被太陽打倒。假如你走得很快，滿身大汗淋漓，一到了墳山后，必會中暑。」

有位承辦殯葬喪事的助理對我囁咕了幾句，但我沒有聽懂。他不時拿起帽子，用手帕擦額頭。他對我說：「天氣熱啊，馬來西亞的天氣就是那麼酷熱。」我望天說：「是啊！」「那是你祖母？」「是啊！」「她年紀有多大啊？」「六十多啊！」然後我就不作聲了。我那時只唸高二，再過幾天就是除夕了。因為祖母的逝世，農曆新年到朋友家拜年的計劃便告吹了。那個黑色的華人新年過後，我開始學習寫詩，偶爾也寫散文。祖母生前最愛帶年幼的我去看電影，我們有時可以在午后連趕兩場電影，王羽的獨臂刀王、鄭佩佩的紅辣椒就在我童年荒山野嶺裏飛來竄去。山風吹過茅草傾倒一旁，我流起淚來，我記得。

2

高二時，我開始想寫詩。我讀到這樣的一則文字：「有位作家臨終前，叫身旁的人把他最后的作品讀給他聽。他覺得自己所要說的還沒有完全表達出來，就叫別人把原稿燒毀。他死了，沒有絲毫的慰藉，有的只是心中某種東西砰然而斷。」

後來我便開始大量寫詩，爲了就是恐懼心中那絲會砰然而斷的絃音。

兩位德高望重的華社領袖在會議廳辱罵，四周都是露齒竊笑的聽眾。

領袖甲破口大罵：「你他媽的，騙子，貪污鬼，小人……」

「我，我才是堂堂正正的君子。」

「我才是君子，你是小人。」

「我們那裏一樣？我才是君子。」

「我們小便的姿態一樣。我才是君子。」

「未必，你對着路燈杆小便，像條狗。」

「你亂吠，更像條狗。」

日常生活中，總有很多微小的情緒。這許多微小的情緒組合成激流，沖刷著我們的靈魂海岸。偶爾暗流衝到礁石，便激起浪花。但很快就平息了。只有築堤塞住海口，我們才會導致泛濫、決堤、爆發。



喝酒將使我們變成一只野獸，吞噬佳偶，榮譽及時間。人曰：「飲酒使人失去人性，變成野獸。」這也是為什麼許多人喜歡飲酒的原因。酒醒時，恢復人性的動物，又將返回地球上堂堂宏偉的大籠子。



在浮士德俱樂部的門外，年輕人向魔鬼要求財富，權威和美色。

魔鬼很和善回答說：「你可以很容易得到這些你渴望的東西。但是俱樂部有一個條件，把青春的軀體賣給我們，那是我們需要的。」

年輕人禁不住誘惑，最終參加了浮士德俱樂部。

魔鬼點燃一支香煙，猛吸一口后；吐出細細圓圓的煙圈說：「青春，才是我們最大的賭注。」

7

看見有些人忙着這些事：把權位擺在金錢的上面，再擺上鮮花與面具，然后在這些東西上覆蓋了鹽，爲了不使這些東西腐壞。而這些人樂此不疲。而這些人都在我們的身旁活動，還試着說服我們加入他們的隊伍。你不加入，就將成爲他們的異議份子。

我在XX大使館等待領取移民表格時，讀劉克襄的〈漂亮的故鄉〉，「YH，我從來沒有去過遠方／去過遠方的你却不能返鄉／我正設法籌錢離開／你已準備以後自己的骨灰要運回來／YH，我們生活在一個錯誤的時空里／我們還沒有真正的自己的國家？」

我養的北京狗終於長大了。有一天牠竟抱著我的小腿摩擦，動作自然而正確。我踢牠一脚。牠沮喪地走開。那個十四歲躲在閨樓手淫的自己，事後被人發現，顯得沮喪、沮憂、莫名的神情啊，一直都不快樂。像一只狗，很多人都因為這樣，而一直都不快樂。

寫詩像便秘。因為焦慮、緊張、恐懼、擔憂，影响了大便的習慣與姿態。寫詩也是。所以進食纖維的意象，讓肚中的詩句堅固，然後用力一擠，詩就完成了。可是健康的詩句，却是愈久愈香。



如果能象《聊齋》的「畫皮」一樣，每晚臨睡前，我將把現在的我，過在的我和將來的我，一一掏出來比較。唉，我已很久把握不住立場了，縱容自己隨波逐流。教書回來後，整個人慵懶麻木，晚上才能清醒；但是準備好明天的教材后，剩下的時間並不多。一天的工作時間就這樣結束了。我已漸漸失去奮鬥的習慣，爲了文學，我心不甘。生存的容易使每樣東西都變得柔弱無力，不在乎。唉，不在乎正是我最大的長處，所以很多時候表現出來的絕望也是淡淡的。

我是一隻老鼠，沿着沉溺的邊緣，回來搜索日子的餽味。讓發霉的過去，繼續發霉。現在的和將來的我，因爲明天齊聲斥責，維護我免於沉溺在生活的規範。

昨天患了感冒。吃了藥，今早醒來，發現天氣實在好，好得使我彷彿回到童年最快樂的日子。我坐在廳中寫這段文字，我坐在兩扇開著的門之間，溫暖喜悅的陽光飄進來。除了感覺小病初癒后的小小疲憊外，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阻碍我把這份喜悅擴大。窗簾擺動，那是因為微風的騷擾。屋前芒果樹開滿了粉粉的白花，空氣的每一天輕輕流動都帶給我某種香味，有點像嬰孩的香。妻將在年終生產。我們的小生命將誕生了。這個家將因小生命的蒞臨，更顯得生氣盎然。這時的花香前面吹進來，疊疊花實，從這兒可以聽到芒果花上的蜜蜂聲，還有雀鳥不知為何的吱喳喳。外頭的綠意蓬勃，和我心房的花開陽光好，湊成一幅美麗的景色。疑是金箔的心田，受到夕陽斜聲的牽引，慢慢波動起來。在心情健康時記錄這些意象，在頹喪時重讀，會把自己從情緒的沼澤中抽離出來。

我常常覺得自己從來沒寫過任何正經的東西，我的學生說：「老師很色，整天寫些不正經的東西。」妻埋怨說：「年紀一大把了，還寫這些不三不四的東西。」詩人朋友說：「我們似乎應該偉大起來，為國為民，應該以偉大的題材入詩。」我說：「我是我，你們不要管我，讓我以自己的文字來歡愉自己。」感覺上有些自閉、自慰的態度，我總是用嘲諷的態度來表達我的思想、我的不滿。如果有一天從世界上消失的話，我所留下的詩句是不是也會跟著消失呢？不要考慮得太周詳，那已經超出我們思考的領域了。今天應坐下來擬定計劃，逼使自己不放棄寫作的機會。我苦苦追尋一些站得住腳的文學理論，企圖為我苦心經營的幼穉稍作一些袒護。

☆一個生活在寂寞的人，腦海里必定有些什麼急於向別人傾訴的事。

——契訶夫 (Anton Chekhov)

☆肉體是一座有多扇窗戶的房屋：我們全都坐在里面，展示我們，對路過的人哭叫他們前來愛我們。——史提文生 (Robert Louis Stevenson)

☆奇怪：無法孤獨，亦無法不孤獨。接受兩者，兩者都有益。

——卡繆 (Albert Camus)

全世界的床架慢慢上昇，天花板懸掛着輕動的影子。留給我思念的空間顯得侷促。一個人躺在熄了燈的房間。雖然持着睡眠的護照，但是距離夢土的邊界還遠。真的很遠，走著走著，日間放不下的包袱沉重地壓在背上。時間甚為不順暢。世界沒有了聲息，黑暗包裹著欲裂的寂靜。有時候我就沿着這條夢的絕路，去搜索失蹤的羊羣。在意識中做一個牧者，搜索迷失的羊羣，全世界的草原平坦著、廣闊著。而我就是那個常常失去羊羣的牧者。

基本上詩人應是天生的。因詩人天賦一種勢力與敏感，他從小就對生命和四周的環境抱有一份熱愛，對事物有一種觀察力，尤其重要的是對世界具有獨特的批評能力。詩人往往率性而行，敢愛敢恨，能哭能笑，性情中人，這些都是詩人的天生氣質。

如果只是一味依靠「天才」寫詩，遲早「天才」會被我們消耗掉。「延長天才法」：必須多充實自己。多看書，不管是好的壞的，總歸會得到一些東西，對寫作的範圍與深度有很大的幫助。此外，寫作應有恒心（其他事也相同），把它養成一種習慣。每天都寫，姿勢可以輕鬆，但是態度却是嚴肅的。

寫這段文字贈給大山脚日新國中寫作班的全體會員。寫作班成立也快要有一年時間了。身為負責老師的我，對你們的要求當然比別人嚴格。雖然至今今天，大家在文學創作方面還沒有令人驕傲的成就。但是我希望你們在寫作班得到的文學火苗，能夠在將來燃燒起來。文學一定會照亮蒼白的生命。

（稿於一九九〇年七月，大山脚）



恨貓情意結

恨貓，是搬來南美國的新居後才開始萌生的。因為想擁有自己的家，幾年前就在大山腳的南美國，買了一間三房二廳的單層排屋。剛搬進去住時，天花板還是完整的。

今天我家的天花板，一共有四個大洞和一條很長的裂縫，而且屋頂還漏水。

重提起來，心里就一團火。噫，這些都是由貓引起的。貓是禍首。這些貓不知是如何鑽入天花板上的？

先從浴室天花板的那個破洞說起吧！

我記得那天我正在洗澡，忽然聽到天花板上有嚙嚙的聲响，好像有物體在走動。

可能自己看太多偵探片，心里竟懷疑天花板上藏着變態的警伯或賊盜。所以，趕忙用水沖洗身上殘餘的泡沫，平時洗澡耗時很久的習慣，很快就被冷水沖掉了。

正要踏出浴室時，天花板上「噹」的一响，一條毛茸茸的大灰貓掉下來，把我還沒穿緊的褲，差點嚇得掉下來。

哈，那隻貓被我揪起，像拋鉛球般用力拋出後門。

結果，浴室的天花板破了一個大洞。

不久後，我又發現有一羣貓在天花板上走動，原來是雌貓生了四隻小貓。

這下子，可糟了。想趕它們走，却趕不跑！後來它們就連續地踏破客廳、臥房的天花板，簡直無法無天，比老鼠還囂張。

你說，我還會愛貓嗎？

恨貓情意結，就是這樣滋長的。

後來，我就設計了很多種殺貓的方法。下回再告訴你，很刺激、很殘忍，希望不會引起那些愛貓人的共憤，我怕「共糞」全丟過來。

我殺貓，是貓逼我的。

我是無辜的良民！

殺貓的方法

爲了趕走「入侵」天花板的貓家族，我到處向高人請教如何殺貓，所得方法如下：

1 生擒：看到貓就追，追到就抓，然後五花大綁，再想辦法如何處置它。

2 潑熱水：用沸滾的熱水，向貓一潑。

「吱！吱！」貓皮捲縮，哈，就是一隻「白斬貓」！

3 設陷阱：在屋前草地挖陷阱，讓貓不小心掉入陷阱。

4 置捕鼠器：用法和捕老鼠一樣，放餌其中，誘貓進入捕鼠器中，得逞後，把捕鼠器泡在水中，你就可以聽到貓在水中喊救命的聲音。

這些方法，我都先后應用，結果都不成功，連根貓毛都沒有抓到。

我的鄰居說：「作孽啊，貓是有靈性的動物。它有九條命啊！你要殺它，它可以感應你的殺氣，當然它是不會隨便出來走動送死的啦！」

我本善良，經鄰居一說，殺貓的慾望就沒那麼強烈了。可是每當看到天花板的破洞時，那股殺貓的慾望却又高漲起來。

有一天讀報，從「喝殺草藥咖啡烏自殺」新聞上得到一個靈感。第二天，我就到菜市場買兩條鮮魚，然後把「咖啡烏」注射入鮮魚肉里，再把魚擺放在貓常出沒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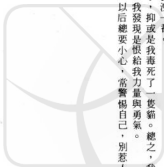
哪隻貓兒不吃腥？我的計劃得逞了。

隔了三天后，我看見一隻疲累、乾癟、枯瘦的大花貓臥躺在樹下。我拿起掃把追擊它，牠却躺著不動。我把這些日子來所受的「貓氣」，猛烈地向牠身軀擊打、發洩一番。

真的，我打死了，抑或是我毒死了一隻貓。總之，我是「貓殺手」。

後來冷靜的想，我發現是恨給我力量與勇氣。

恨的力量很大，以後總要小心，常警惕自己，別惹人厭恨，不然最終像一隻貓的下場。



恨貓人的樂趣

殺了貓，心里是有點愧疚。

1986年十一月號（椰子屋）曾做過一個「貓專輯」。當期有篇顯兒譯自 Tommi Unger 和 William Coe 所著的《恨貓人手冊》的文章，十分吸引我。題目叫做《恨貓人的樂趣》，試抄錄如下：

①我曾有過一隻貓，每當牠熟睡時，我便把一本大塊頭的字典平跌在牠身旁。

②帶你的狗（最少兩隻）出席貓展覽會。

③啓事：有誰可以借我廿四磅的老鼠？我要掃蕩我家里的貓。

④個性不完整的人才愛貓，因為他們的傾慕常受到別人的漠視。（我有同感。）

⑤一個嚐過貓肉的人之經驗談：「貓肉味兒介於兔肉和松鼠肉之間，但又不失其獨有的味道。頂可口。不要過癮你貓咪，吃牠們。」（我很想試。）

⑥教你唱一首新兒歌：

well: Whoput her in ? Little Tommy Green, Who Pulled her out ?
Little Johnny Stout The damn fool.

7 噢，我試過用刀子、剪刀、鑷刀、劍、墨球棒、錘子、斧頭、羊毛剪刀、刨鑽機、鑿刀、長牙和魚叉，我可以告訴你，親愛的，剝貓皮也只有這個辦法行得通。（我十分同意）

8 教你的貓玩馬戲團里小丑拋火把的遊戲。（哈，最終我們可吃到香噴噴的烤貓。）

9 把鮮魚置放在捕鼠器上抓貓。（我也試過。）

喜歡貓的人，絕對讀不下去。而我却讀得「吱吱」發笑，樂不可支。貓已成了美國文化的主流，據說走入美國的任何一間書店，你可以買到貓書，貓日曆，貓海報，貓記事簿，甚至是貓的命相書。

但是這本《恨貓人手冊》的確是一本十分特殊的貓書。
你看，世上還有人和我一樣理直氣壯地恨貓。吾道不孤啊！萬萬歲！

恨貓俱樂部

很想把天下恨貓人士召集起來，成立一個「恨貓俱樂部」。

顧名思義，「恨貓俱樂部」的宗旨就是恨貓、滅貓。該俱樂部將不定期舉辦講座、研習營等活動，以探討恨貓、滅貓、吃貓等問題。

名譽顧問嘛，我們則邀請「歷史上的五大恨貓之人」擔任，那就是：

1 亨利三世這個皇帝，戰場上英勇似獅，見貓就昏倒。

2 杜布風這個自然學學家，極力讚頌狗，但說貓越老就越討人厭。

3 威士伯這個字典作者，註解說貓有騙人的個性。

4 布朗這個作曲家，常常用弓箭去射貓。

5 艾森豪威爾這個總統，家里有支獵槍，專門用來殺貓。

以上「歷史上的五大恨貓之人」資料，是取自蔡瀾的〈貓〉文章；能夠邀請到這五位人士擔任俱樂部的榮譽顧問，必能壯大我們的陣容與聲勢。

恨貓俱樂部也可組織一支「獵貓隊」，定期出外射獵家貓與野貓，另每年年終頒發「殺貓最多」獎，獎品是用金雕塑而成，眼珠是以鑽石鑲成的貓。嘩！一定可以吸引很多人殺貓，難道你對黃金與鑽石不心動嗎？至於會員，我們要求十分嚴格。

為了證明你是恨貓之人，必須拿出證據：譬如曾射殺五十隻貓、吃過

烤貓、毒死過貓等；那你就是「恨貓俱樂部」的當然會員。

俱樂部的女招待，則須像貓一樣的柔馴，依偎在客人的身旁，任人撫摸。

好了，概念中的「恨貓俱樂部」說完了。不寫了，再寫下去可能就會被人追殺。

或者因為我的生肖是屬鼠的，因此渴望擔當「恨貓俱樂部」的主席。

貓的陰險

貓是最陰險的動物。

先從貓大便說起。貓大便后，便把糞便埋起來。有人以為貓有潔癖，或有公德心，不願意造成空氣和土壤污染。

那你就大錯特錯。

其實，這正好說明貓的陰險；牠爲了滅跡；對於自己所做的事不留痕跡。

貓吃老鼠之前，並不把牠一口吃掉，而是對牠多般戲弄。對於嘴上的獵物多般的玩弄，然后一口一口地結束其性命。不是陰險，那是什麼？

這種殘暴、陰險的個性，只有貓才有。

古龍曾說：「美麗的女人愛貓，美麗的女人也是貓。」（大意）這句話甚堪玩味。（但我不是大男人主義的信仰者。）

貓最會假惺惺。

有時明明擺放在地上，給吃的魚。牠只是嗅一嗅就離開，但牠却偷吃擺在桌上的東西。

牠根本不會分辨，那些是主人的食品。

或者有人誤會是貓餓了，鋌而走險，做牠不應做的事。鬼鬼祟祟的，誰會同情？

這種「爲非作歹」的事，野貓就更不必說了。

野貓比家貓更偷偷摸摸，還要鬼鬼祟祟。如果你在廚房殺魚刮鱗，電話鈴响了，你去接電話。五分鐘回來，你發覺砧上的魚已消失無踪。你家里沒有養貓，這到底是誰幹的好事呢？

不必用腦想，也可以料到那一定是隻野貓幹的。

貓的陰險，常常就是被其惹人憐愛的美麗所蒙蔽。當你撫摸牠時，牠可以柔馴的在你懷里睡去；但是當你不小心踩到貓尾時，你準會被牠反咬一口，即使你是寵愛牠的主人。

而我們生活中，不是也有很多這類型的「貓人」嗎？

貓叫春

貓肚餓時，喜歡「妙妙」聲。

貓叫春時，聲音聽起來，似馬來語「*Meow, Meow*」牠不叫則已，

一叫就不肯罷休，「春聲」綿綿無絕期。

這種「*Meow, Meow*」聲，既不像蟬鳴，也不像蛙鼓，而像是剛剛死了丈夫的寡婦，在呼天搶地的啼哭，聽得人驚心動魄，毛髮悚然，尤其是在那月黑風高的夜晚。

雌貓每隔一段很短的時日，照例要叫一次春，因此貓一年可生產至少兩次。當雌貓叫春時，四面八方的雄貓，就會像聞到七里香般紛紛趕來。趕來當然是想幹好事，所以一整羣的貓就纏着雌貓不放。

整羣結隊的貓，就在屋頂上爭風吃醋，追趕跑跳碰，喧鬧之聲，不絕於耳。更糟的是，把屋頂的瓷瓦也弄破了。如果屋頂是鋅板蓋的，「乒乒碰碰」，擾人清夢，怎能入眠呢？如果是亞答屋，星光雨露則將輕酒入夢。

最不能忍受的是夜深人靜、好夢方酣時，那隻懷春的貓在你的窗外「*Meow, Meow*」的叫。這一叫不但夢醒，而且還在醒了之后，再也睡不着覺。

睡不着覺，所以起身裝模作樣的吆喝一聲。這一聲，嚇得貓兒靜下來

。但當要再繼續入睡時，貓叫聲又起。因此只好亮燈，出來驅逐，那些毛茸茸的黑影，才甘心夾着尾巴落荒而逃。

後來有人教我，對付叫春貓，只要舀了一盆熱滾水或冷水，往黑暗中目標一潑，牠們就會作鳥獸散。

我想，沒有人會喜歡貓叫春。但是喜或不喜歡，又關我們人類屁事？

如果貓不叫春，身為貓不知將活得如何不快樂！

你不是貓，怎知貓不快樂？

童年那隻貓

貓最愛「離家出走」，尤其是思春期的雄貓。

小時候，我記得鄰居的貓跑來了，裝出一副吃不飽的可憐相，纏着人的腳。我很可憐牠，就把殘羹剩飯餵牠。

牠吃飽后，用爪抓抓嘴巴，看一看我，覺得這家人真不錯，可以托付終身，就死賴着不走，於是就成爲我家里的貓。

有句俗語說：「貓來窮、狗來富。」通常對於「不明身世」的貓，普通人家都不肯收留，他們怕這樣的貓會給家門帶來霉運。

這隻鄰居的貓，搬到我家住不久，就生小貓。我很湊巧親眼看見貓生產。貓生產的情形的確相當可怕。

小貓是從一大段腸子般的東西鑽出來，渾身都濕漉漉，就像掉在水溝里才撈上來似的；而兩眼關閉，身體尚顫抖着。當然，現場是血漬一灘。

母貓生產完畢后，就開始其善后工作，把胎包吃下去，血淋淋的咬嚥下去。嘩，真得很噁心！

更噁心的是，這隻母貓尚把其中一隻親生小貓吃掉了！

虎豹雖凶惡，尚且不傷其子，但是貓却忍心吞下自己的骨肉。所以，我們不要被貓馴服的表面所欺騙。貓醜惡的一面，往往被牠美好的一面所掩蓋了。生活里有些人還不是一樣嗎？

後來我們家里養了一隻狗，這隻狗竟把貓趕走了，消失得無影無踪。人到中年后再回想童年，童年何嘗不像那隻貓嗎？已隔手隔脚爬出記憶的門閘了。



據說貓

貓爲什麼要吃老鼠？根據傳說，那是華人十二生肖的故事。

話說在決定十二種動物的排列秩序的那天，貓因上了老鼠的當，站在太陽下把濕漉漉的身體曬乾，才去參加大會，結果遲到了。因而老鼠排在最前面，貓却排在十三，出局了。

因此，怨恨就是這樣結上了。從此以後，貓一看見老鼠，便非把牠吃掉不可。此恨綿綿無絕期。

據說不小心吸食貓毛，可導致哮喘病：嚴重的哮喘病可致死亡，這是真的。

是不是真有這回事，我無法加以証實。

貓毛細微短小，吸進鼻孔里真是不堪想像；黏在肺葉上，更不是好玩的事了！

有些「貓痴」喜歡把貓當枕頭般抱在懷里，把臉頰附在貓身，與貓共餐共枕……難道他們都不怕吸進貓毛嗎？

愛時還會考慮這麼多嗎？

怪不得有人說：「愛是盲目的。」真妙！

妙！

據說貓漫畫家占戴維斯，就是著名加菲貓的作者，是不養貓的。十分理由是他的老婆不喜歡。

戴維斯說加菲並不是貓，它是一個小孩子穿着一套貓的衣服。也很妙

！

×

據說貓有九命，可以死九次。

×

×

小時看過一齣叫《九命怪貓》的電影，這隻貓因被人殺死，後來成妖精，所以連續九次，以不同的化身回到陽間來報仇。

我殺死的那隻，會不會回來報仇呢？

還是別做壞事的好，心虛使自己永遠都活在恐懼與不快樂中。這是千真萬確的。

多做善事，將多積德！

我是悶男

我是一個悶男。

有一天，我在辦公室向隔鄰的女同事說：「我是悶男。」她把從投注在學生作業簿上的視線轉移到中年逐漸發福的我的身上，然後用驚訝的口吻說：「你是猛男？」我連忙說：「我是悶男，不是猛男。」她才放下心來，重新批改作業。

唉，我是悶男。人到中年萬事哀。能談的朋友越來越少，能讀到的好書，能看到的好電影也是屈指可數。尤其像我這樣的一個小鎮華文獨中的已婚教師，日子像複印機影印出來似的。唉，多像痙弦的詩句：「今天的雲抄襲昨日的雲。」愈來愈感覺到日子的沉重與苦悶。

想起幾年前（那時剛大學畢業）在吉隆坡的生活，真是多姿多采。當然「單身貴族」的生活，是令人羨慕的。每天下班回家後，可以和友人吃一個晚上的飯、聊天、看電影、發牢騷，當然也寫了很多作品，這些都成為過去的了。

現在結婚了，有了家庭，任何事都不可「輕舉妄動」。（我不是埋怨結婚的害處。其實結婚的好處太多了，下次才談。）有了家庭，必須要對家庭負責，慢慢得男人就變得「四平八穩」。男人最怕「四平八穩」，得個「悶」字。亦舒說：「學問好工作能力強之外，男子要精吃喝玩樂，否

則徒然好人一個，而這個世界好人是很多的，誰也不殺人放火。」

我就是這世界上芸芸好人之一。老婆常帶着鼓勵的說：「不要理我，你可以在外自由些。」我那敢？這是一種策略。還是做個「好人」為妙。爲了這個自己親手營造的家，我必須收斂。婚後的擔子是那麼的重，供房屋、水電費、應酬費、醫藥費……扣七除八，所剩無幾。還能怎樣呢？只好做「悶男」。在家修身養性。

其實做「悶男」也蠻好的，你不覺得嗎？

回家真好

當一天忙碌的工作，應酬結束的時候，我就想到回家。

這時回到家，坐在舒適的沙發上；看着女兒在搖籃裏微笑睡着，把上衣脫掉換上短褲。妻說：「該洗澡，吃飯了。」我最喜歡這樣被催促。

置身在這樣熟悉的環境中，可以隨意交談，或看看書報、或觀賞電視節目，或甚於打個盹，時間很快就過去了。

不管怎樣，我總是在自己的家，是一家之主，不用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

我的家裝潢設計簡單，但擺設雜亂。我們就是喜歡這種調調。家裏從來就沒有設計師設計出來的東西。家俱都是不經意地拼湊出來的，而且深得我心。

常感覺那些設計家筆下的裝潢，看起來好像某高級酒店的舞廳，化粧室門外的擺設。唉，或許是酸葡萄心理吧！

我喜歡把窗子遮掩起來，因為這樣外人才不會把我家一眼看透。我家的窗簾是用竹子製成的。很多訪客第一次到我家，就會對這幅竹簾讚不絕口，或者是窗簾太過搶眼了，或者他們沒有看過竹簾。或者什麼都不是。

我也喜歡臥在沙發上，看報紙電視，或午睡，我覺得這是全世界唯一令我無可抱怨的地方。我通常都喜歡裸着上身，穿著寬鬆的沙龍，醺起二

郎腿，臥在沙發裏。有時妻會囁嚅地說：「你看，沙發就是被你睡壞了。彈簧已經開始下陷了。」其實，大部份的沙發總要中間彈簧開始疲乏的時候。坐起來才真正舒服。

或者是胸無大志，在外面感到疲累時，我總是想回家，回家真好。或者我就是一個天生愛回家的男人。我不知道為什麼最近有一首歌淒麗唱道：「我愛上一個不回家的人……」不回家的有什麼好？回家的才好，哈，像我。

金石堂

在台北唸書時，最喜歡去逛的書店是金石堂。金石堂有很多連鎖分店。我最喜歡逛的是設在公館，東南亞戲院的那間。

設在公館的金石堂，不，應是金石文化廣場，附近有咖啡屋、茶坊、餐廳、炸雞店、時裝店、唱片店……，不還有一間專門公演比較高格調電影的東南亞戲院。

一有空閒，我便會往金石堂鑽。金石堂儼然是一間書的超級市場，書本整齊、開架式，分門別類地擺放。顧客可以隨意選擇，閱讀，至到滿意後才拿到櫃檯付錢，那邊沒有專門「瞪看」顧客的女售貨員。

金石堂沒有折扣，即使有折扣，也只是區區的十巴仙，很高傲。他們偶爾會送些書籤，每月出版書訊（可以自由領取）。包裝袋印刷得十分精緻美觀。這裏也設有文具部。

對了，金石堂還設有暢銷書排行榜（用電腦計算），很權威地告訴讀者，文學類與非文學類中，誰文躋身在十大了，哈哈，真刺激。對於那些盲目的讀者，他們是最相信排行榜了。看到三毛排行第一，他們就買三毛。但話說回來，如果你有新書上榜，而且連續幾個星期，那是多過癮的事啊！

常常在金石堂，一逛（應是泡）就是一整個下午，晚餐就在附近的快

餐店解決，然後再趕七點場的電影。日子過得十分充實。

去金石堂不一定要買書。我喜歡到那裏翻閱，撫摸新書。啊，新書都有一種清香；台灣的書大都編得很漂亮，精美的印刷，華麗的封面設計，內容可觀，使人愛不釋手。所以到金石堂去，還要具備有很強的一控制力，不然每看到一本新書，就會衝動地買下。

據說東京有間書店叫三省堂。台北有金石堂，希望馬來西亞也有，稍具規模、高傲、有地位的。吉隆坡的大家，大書局，還算可以，在我居住的板城州，比較有規模的書店只有一家，那就是設在光大二樓的大家書局。居住在文化沙漠，你說我有多寂寞，就有多寂寞。



潮州戲



潮州戲

我小時候，最喜歡陪婆婆看戲，尤其是潮州戲。我是客家人，生長在客家村，沒有機會接觸潮州話，所以小時看潮州戲，都必須靠婆婆。看潮州戲，除了聽它的鑼鼓聲、曲調，也愛看它華麗的戲服。濃艷的化粧之外，我想最吸引我們小孩的，是那位坐在潮州戲的戲台下，擺賣玩具、零食的胖老闆。他每次帶來的玩具都很特別、新鮮；比如塑膠螺旋飛機、會發出聲音的槍、塑膠蛇……等。

我們有時也在戲台下，從板縫間看戲子化粧，然後分隊玩「官兵捉賊」的遊戲，在羣衆中鑽進鑽出。如果被家長發現的話，回家肯定飽受鞭打。但我們都不怕。

潮州戲的小生都是由女人來裝扮。有一次，我指着胸部微凸的小生，問婆婆說：「爲什麼那個男人有大奶的？」婆婆說：「傻瓜，那個男人是由女人裝扮的啊！」我記得我還看過懷孕大肚子的女人扮演小生，和花旦在戲台上演調情戲呢，後來我就很同情戲子。

如果有好的泰國潮劇團到來村子公演，村子就會變得十分熱鬧。除了跟隨劇團一起到來的攤販外，別村的人也會湧來看戲。一大早就會有人把長橙擺在戲台下，而且用木條釘牢，先霸佔好位子。戲演的時候，男男女女

女就擠在一起看戲。當然，有些青年人，就在戲台下尋找他們的對象，然後纏着她，再然後就請她去攤子吃一頓。很多的愛情故事就這樣發生了。

那時候我還唸小學，隔鄰就是大伯公廟。看見一疊疊堆積的亞答葉，知道要搭戲台做戲了，放學時就會飛奔回家告訴婆婆。

唉，現在經過潮州戲台，看到稀稀落落的看戲人，心裏就會有所感慨。是不是現在的人都沒有看戲的閒情了？婆婆逝世有十五年了。忽然想起婆婆，在這雨落紛紛的清明時節。特寫此文焚寄給她。

午後讀信

這麼一個悠閑的午後，太太與女兒回娘家去。家里清靜的很，有微微的風。剛和小狗洗完澡，泡一盞茉莉，扭開收音機，又是點唱節目，天下就有這個多無聊的人，包括此刻的我。或者應該收拾書桌凌亂堆積的書本與信件，邊讀邊整理，有許多舊日的感覺重回，讀翁華強的信，寫着：「我這些時日呵：是有人說，一個太陽；我說是一個灰色的時日，我上不了大學，家里的環境又不允許我進私人學府。蘇旗華信上說：『我的高級數學像一個牛皮紅燈籠由於恐懼把自己點燃。火。我的眼淚變成灰色的孩子，沒有寫詩了。你會不會罵沒有寫詩，早晨醒來開啓窗子，偶爾會幻想天空掉下許多面包。我過得不很好……』」

我現在很好，也很久沒有寫詩了。翁華強已在馬大中文系就讀了，偶爾還有通信。

黃錦樹在八十九年十二月中旬的來信這麼寫着：「希望見到你架構出一些野心長篇。我一直不認為『偉大』的題材（你定義下的）不可以寫，也反對這些題材有意的趨避。問題只在於那些課題是否自己真正關切的，創作的誠意最重要，其次是切入的角度，視界，挖掘的深度，技巧等等。題材無罪，其罪在人。任何虛偽矯飾的作品都是惡劣的，但願你因看不順某些人掛着『偉大』的羊頭而使自己為反對而反對，而陷入某種吊詭的

情境，套句楊牧的話，作家要多變，不變就是死亡……。談文說藝，或聊生活、感情、家庭……這一札札的書信，曾給自己平淡的生活增添幾許色彩。這個午后重讀，心里有一些些的惆悵，哀愁是淡淡的，唉，時間過得真快。

是啊，時間真是過得真快。而我們是常常沒有察覺到的。

（稿於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大山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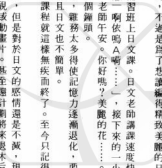
日文

記得念大學時，曾經努力的聽日文錄音帶，甚麼中森明菜，坂本龍一，五輪真弓的；邊聽邊唱想學日文。

其實真正目的，不過是為了想讀編得精緻美麗的日本書刊畫冊，和看日本電影。

後來到台北的補習班上日文課。日文老師講課速度快得驚人。一小時整大班六十多人同念「啊依鳴A嘯……」，接下來的一小時就念些單句，比如：你好，早安。老師午安。你好嗎？美麗的花……。課程以三個月為一學期，每星期上四個鐘頭。

或許是年紀大了，雜務太多得使記憶力逐漸退化，要再學習新的語言，真是困難極了。況且日文也不簡單。

結果，我的日文課程就這樣無疾而終了。至今只記得「」這個日本字。嗚呼唉哉！

雖然日文沒學成，但是對於日文的感情還是不減，現在還有翻日文書刊、看粵語版日本電視或動畫片。甚至還計劃將來退休後，好好再重新學習日文。啊，那畢竟是很久遠的事情。

最近有幾個學生要到日本留學，也忙著學日文。當然我們也看過那出許鞍華以日本留學生為背景的「極道追蹤」。我期待地告訴他們：「希望

四年後，我能到東京參加你們的大學畢業典禮。」
當然，東京還是一個我渴望去的地方，但絕對不是「
（稿於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大山脚）
跳飛機」。

撒謊

我們每天都不斷地撒謊。

對於體格肥胖的女人，我們說：「你長得很健康。」

「謝謝。」這兩個字的後面有多少辛酸與自卑？我們不知道。

對於外貌不揚，却具有藝術修養者，我們說：「她是一個有內涵（或有內在美）的女孩。」

讀到一篇很爛的文章，作者要你提供意見。我通常都說：「其實寫得還不錯，假如換我來寫的話，我會……。」當然講這一句話時，態度要誠懇，眼睛要直望對方，不可臉帶曖昧的笑容。

如果這些謊言不會傷害對方，為什麼我們不多講呢？如果這些謊言會為對方帶來快樂，即使是說兩百遍也無妨。

她長得像潘越雲，裝扮得像齊豫，我們說：「啊，好有獨特個性的女孩。」

大家聽起來，心里頭都很爽快。

不知誰說過：「如果說一句真話會傷害別人，不如說一百句謊言。」實質比較差的學生考試不及格了。我們是否可以利用這樣的話說：「這次的不及格，是你的疏忽與粗心所造成的，以後看題目要小心些，一定可以考到好成绩。」這種善意的謊言將無形中增強其信心。

這世界是夠痛苦、沉悶了。撒撒謊，使大家都開心一下吧！
有一個頑皮的學生對我說：「老師，你是我們敬愛的良師。」這個學生，平時最喜歡在我的課上搗亂，講話，不交作業。我知道他正撒謊。
「對啊，良師，是馴良的獅子。」我回答說。全班哄堂大笑。
(稿於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大山脚)

傳奇

許多人都愛這麼說：「你讀小說讀多了，此類劇情老土的傳奇，只有書里才會找到。」

故事是這樣的：有一對老夫婦，含辛茹苦地養育五個子女長大，其中兩個兒子是留澳大學生。

兒女長大了，嫁人、創業，各自都離開父母；兩個大學生兒子也移民澳洲，剩下兩老相依為命。

兩老晚年感情不佳，常為芝麻小事吵鬧得雞犬不寧。

有一天老人生病了。因為沒有人願意服侍，大兒子建議把父親送去安老院，結果老人不適應安老院的生活，舊病復發，病情愈來愈嚴重。

小兒子從澳洲來信給其同村的表弟，要他代為照顧其父親。信中大意表示：生老病死，乃人生歷程。其父是上了年紀的人，今日病危，大家無須太悲傷。如果其父親的逝世了，也是天意。

結果老人真的逝世了。

老人在安老院病逝。逝世時，也沒有半個子女留在身側。

子女成羣又如何？最終老人還是孤獨地逝世，晚景堪甚淒涼。

華人「養兒防老」的汗流觀念，是否仍須繼續保存，發揚光大呢？

類似情節，放進小說，編輯讀者都會嘩然：陳腔濫調，劇情老土，與

型的社會大悲劇！

所以作家很多時候，不得不把濃厚戲劇性化淡；增長讀者對小說的可信度。

可是事實上，類似故事的情節，還不是每天在我們的生活四周，活生生、血淋淋地上演着。

社會傳奇無數。就算我們利用手頭的禿筆，窮數十年的力，也未必能敘述其中之一。

（稿於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廿九日。大山腳）

沙發

童年時家窮，家里沒有沙發。

後來弟妹們都出來做事後，我們才合買一套沙發，彌補我們殘缺的童年夢。

其實沙發有很多好處，客廳里擺了沙發，家里的味道就來了。大家坐在沙發上聊天，看電視，或吃東西喝茶。一家大小，其樂融融。

有人嫌沙發不好坐，不是太軟就是太硬。軟沙發令人坐了昏昏欲睡，腰酸背痛。這一點我最不同意。

我喜歡沙發，尤其是長長軟軟的那種。

通常在下班回家，洗完冷水澡後，窩在軟綿綿的沙發上讀報或看錄影帶，然後在一不知不覺一中睡着。那將是沉悶生活中最寫意的時間。

我的太太最不喜歡我窩在沙發里。她說沙發都是睡壞了。我說：「沙發的彈簧開始下垂時，坐起來才舒服。所以，要常坐沙發啊！」

她埋怨說：「別找藉口和理由，以後我們還是訂制鐵沙發吧！」剛搬進南美國住時，我們沒有買沙發。我們只是在客廳擺座小几，放

幾個墊子座與小抱枕，佈置得很東洋味，就是那種類似茶坊的佈置。

有些朋友來訪，他們都不太喜歡坐在地上。他們不坐地上的原因二：年老或因腰背風濕，坐起來很痛苦。女訪客穿裙，坐起來也不方便，怕「

走光」也。

後來我們就不能免俗的買了一套沙發。

後來我也發現，朋友能夠暢談至天亮，也并不是因為家里已擁有沙發了。



因爲眷愛緣故



因爲眷愛緣故

1 後來我決定狠下心來整理自己，與昔日作一次深談，誰都不許離開，迴避。

2 我發現要徹底的快樂，唯一的條件就是克制著自己不要把此刻和過去的某些時刻互相比較。翻閱這本整理好的札記，忽然有所感悟。

3 這本札記收錄的是昔日對生活、愛情、文學的體驗。每一字，每一句都是我的真性情，因此寫得十分自由、率性與快樂。重讀昔日，那些過去尚能震撼我；這麼親切的美；這麼新鮮；彷彿是今天，讓我簡直可以快樂得哭起來。對我而言，眼淚並非憂傷的專利品。我的眼淚可以表示景仰、情緒，突如其來的強烈同情和滿溢的快樂。

4 如今對我重要的不在於我寫些什麼，而在於我將來是否有書寫能力，在於我對文學付出多少力量。我必須應用各種方法防止我的思緒瓦解與較力分歧。我每天都逼促自己進入寫作的情緒，除了寫詩，我也寫札記。可是一旦我開始寫作，無謂瑣事與睡意又踴躍地想要中斷我、吞噬我……

5 在年少歲月裏眷愛、追求的東西，總是那麼深刻、固執……

6 《請把愛情當一回事》是我的第一本散文集。一切作品，都包含一份瞭解自己、詮釋自己的企圖。這本書的出版，要感謝錦華的美術設計、佛寶天賜等的序文……等等。這本書特別送給我的妻子馬巧芸，因爲她，我改變我的書寫姿態，嘗試寫起散文來。

●愛情筆記

一九九二年三月廿八日後記

其實這本散文集應該在去年出版，但後來因為種種客觀因素而延緩出書，而後來因為呂錦屏及黃毓秀的熱心幫腔設計、校對、跑印刷廠，這本集子才能順利出版。

再三校閱後，总觉得好像欠缺什么的，但却又

說不出所以然。

對於散文，我的野心並不大，常常在想不

出時，就去寫散文。書中大部份的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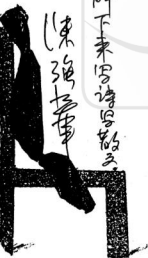
品就是這樣完成的。

● 愛情筆記

這個時期出事，也是自覺本身的「原創力」
逐日衰退的時候。唉，人到中年，萬事衰，力不
支，煩身，熱情消滅，想還能怎樣呢？
能。

當然能，還是安靜下來寫詩寫散文。

陳強書





請把愛情當一回







請把愛情當一回事

● 愛情筆記





請把愛情當一回事

● 愛情筆記





大山脚叢書①

請把愛情當一回事

◎陳強華著

出版◎日新獨中華文學會

監製◎魔鬼俱樂部

美術編輯◎葛錦華

封面繪畫◎寒黎

責任校對◎盧佛寶、陳天賜

寒黎、葛錦華

邱琲鈞

發行◎CHEN KEONG WAH

地址◎ 12, Lorong Binjai Satu, Taman Sri Rambai,
14000 Bukit Mertajam, Penang.

印刷◎大山脚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1258, Jalan Padang Lallang, 14000 Bukit Mertajam, Province Wellesley.
Tel: 04-517818 Fax: 518352

植字◎板城星光電腦植字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2年5月4日

定價◎馬幣8.00元

這本札記收錄的是昔日對生活、愛情、文學的體驗。每一字、每一句都是我的真性情，因此寫得十分自由、率性與快樂。重讀昔日，那些過去尚能震撼我；這麼親切的美；這麼新鮮；仿佛是今天，讓我簡直可以快樂得哭起來。對我而言，眼淚並非憂傷的專利品。我的眼淚可以表示敬仰、情緒、突如其來的強烈同情和滿溢的快樂。

◎陳強華



陳強華，祖籍廣東惠州。一九六〇年出生於馬來西亞檳城。畢業於台灣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系。作品收錄於《天銀星詩選》。出版有時集《晴雨月》（一九七九年）《化裝舞會》（一九八四年）。

2013020
POPULAR
09 \$ 8.00



這本札記收錄的是昔日對生活、愛情、文學的體驗。每一字、每一句都是我的真性情，因此寫得十分自由、率性與快樂。重讀昔日，那些過去尚能震撼我；這麼親切的美；這麼新鮮；彷彿是今天，讓我簡直可以快樂得哭起來。對我而言，眼淚並非憂傷的專利品。我的眼淚可以表示敬仰、情緒、突如其來的強烈同情和滿溢的快樂。

●陳強華

2093020
POPULAR
09 \$ 8.00

散文集

请把爱情当一回事



陈强华 著

电子书制作人： 陈政欣

E-mail: tcsin48@hotmail.com

制作日期： 2010 年 9 月 15 日